

年

卷

期

3

5

第

第



民 族 詩 壇



獨 立 出 版 社

## 婉容詞箋證序

蘇燦瑤

甯鄉周君光午，以所作婉容詞箋證視余，且囑爲序其端。余曰：「是蓋白屋當年痛驚新者逐末舍本，二三其德，而爲若干婉容鳴不平也。婉容詞出，而讀之者；舉無賢不肖，或墨守舊貫，或趨時如恐不及，皆嗚咽泣下，中若結轆，爲之不怡者已久，婉容信不死。其悽愴惻惻之情，固已大白於天下。君又旁搜遠紹，原始要終，以見作者之苦心，使不泯滅於後，其志益可欽已。抑余平居觀覽，私嘗獨謂天地之道，否極則通，而無人傑焉屹然中立，以浚其源而導其所歸，則往往放失橫決而無所於止；卽並其良善者，亦隨泥沙以俱去。新堤未就，陳壘已非，交相爲亂，不顧其後，其敝蓋尤什百於其初。夫男女之際，其故亦猶是焉耳！方其宴然相處，無所忌嫉，未始有非之者也。一旦新說濶入，則向之安然相敬如賓者，莫不以爲迂闊，而遠於情愛，於是舍其舊而新是謀。及其既也，狡焉思逞，惟欲是從，喜怒決於一時，離合爭於俄頃；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便焉，而不勝其猾也。受病者噤若寒蟬，譬效不得；未至者，希冀無窮，孰究其終？而伉儷之道，蕩焉無有矣！又豈始倡者所及料哉？婉容幸早死耳！設稍待二十年，一和男女相敵之跡，有不莞爾而笑者乎？婉容之苦，有白屋詩人表而出之，有周君詳而證之；今之世，其受病者前後相屬也，又孰從而表而出之，詳而證之者耶？」周君默然無以應。遂書之以爲序。

民族詩壇第二卷第五輯(總第十七輯)目錄

杜用今論(四)

吳芳吉婉容詞箋證(下)

易君左  
周光午

詩錄

張一塵	一首
張瀾	一首
胡元侯	一首
彭允彝	十五首
章士釗	十一首
李元鼎	九首
竇炎培	四首
仇鰲	五首
李仙根	一首
曾琦	二首
林虎	二首
錢公來	一首

目錄

褚輔成	一首
沈鈞儒	一首
任鴻雋	三首
江恆源	三
陳豹隱	二
楊子毅	六首
董必武	一首
李璜	三首
常乃惠	一首
左舜生	一首
盧前	三首

詞 錄

馬一浮.....一首

冒鶴亭.....一首

張孟劬.....一首

石彥素.....二首

曲 錄

阿植.....八首

彭阜午.....一首

新體詩錄

陶行知.....一首

綢餘瑣記  
補 白

王陸一.....三首

陳家慶.....二首

黃 榮.....一首

劉彥韜.....一首

盧 前.....六首

鄒晨曠.....一首

程景圖.....一首

## 杜甫今論（四）

易君左

第二點，杜甫是抓住人生幾個重要支點開展反攻。研究杜甫的藝術，一定要看他的藝術上的支點；藝術既是代表人生，這話即無異說：一定要看他的人生觀上的支點。杜甫在純文藝的立場，雖說是綜合主義的，但人生是如何複雜的東西，人生像一面五光十色的鏡子，映在這五光十色鏡子裏面的物象更是如何複雜？杜甫不能把天下的任何事物都來反映在這鏡子裏。故杜甫思想或杜甫藝術一定有他的人生問題上的支點。杜甫抓住了這支點，了解文藝的本質，運用靈妙的技術，把他的心力集中在這支點上而發為詩歌，此其所以偉大而長垂不朽！

這支點是什麼呢？我以為有主要的四個：

一是反破滅的求生存。人類沒有不求生存的，貪生厭死是人之常情。杜甫以一個「人」的立場，以博愛主義者的心襟，代人類要求生存權，代被剝削或喪失了生存權的人求生存。因求生存，故反破滅。杜甫認破滅不但是人類社會的罪惡，而且也違反天生萬物的原理。因天生萬物是在遂其生長，而不是促其夭亡。在杜甫那時代，除極少數的分子外，一切個人團體均受了時代動亂與政治不良的影響而不能生存，杜甫本人便是其中的一個。即

舉社會經濟一端而論，在杜甫那時代，中國封建的農村經濟，實已到了山窮水盡破碎不堪的狀態。農民受着末路的均田法所謂租、庸、調的稅制，已不勝其剝削，加以政治上的貴族因生產上的發展，兼併土地的趨勢日益猛烈；大批農民，被強迫地在大地主貴族之下行其農業生產，以致收數大為減少，更兼徵役頻繁，十室九空，農村經濟的破產，成爲劇烈的流行症；杜甫一生，到處遇着饑荒，時常挨餓，極人世之慘悽，卽由於此。那班豪紳貴族的高壓，還是不斷增加；小朝廷式的節度使，不特驅使貧民爲之生產，且把租稅的全部都嫁之於農民身上；這便是激動當代農民原始大騷動的根本原因，也就是廣大的羣衆不能得着生存權而爭生存的根本原因。杜甫是飢餓線上之一人，他眼見廣大的流離羣，長的飢餓線，這一個社會已不是「人類」的社會，簡直是餓鬼地獄！他開始廣汎地替人類也就是替自己爭每一個人應該有的生存權，猛烈地向那些吃人的魔鬼如貴族、大地主、軍閥、貪官、污吏等代表封建階級的不良分子反攻！不僅如此，他認爲大多數人羣生存權之剝削與喪失，實根原於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社會制度之不良，故進一步地向各種不良的制度反攻！不僅如此，他認爲支持這些不良的各種制度不能完全歸咎於某一個人或某一部份人，而是由於有一種傳統的思想之力驅使這些人爲惡，故更進一步地向這傳統的思想反攻！反攻的總目的，在要求生存權。

杜甫雖廣汎地代大多數的人羣要求最低度的生存權，但對生存權有一種嚴肅的解

釋。他認為團體的生存重於個人的生存。人類不應單獨分別而支離破碎地以求生存，必須固結在一個團體之下以求共存。而這個團體必須代表人類結合單位的總意志，故至少的限度是一個國家，擴而大之則為世界全體。國家如果不能生存，要想圖個人的生存，這是不可能的。如果每一個人，或某一部份人，或某一階級，或某一黨派，要想離開國家的生存而自謀其生存，則必致生存權之被霸佔或被壟斷，反面就是被壓迫或被剝削，其結果必釀極大的騷動或叛亂。杜甫認為生存權的解釋，應以整個國家為基點，不應以各個人或某部份為對象。換句話說：生存權是統一的，不是割裂的。杜甫自己明白，而且要使他人也明白：一個人的飢寒流離是一個時代的縮影，要解決這嚴重的問題，不是東求一頓飯、西借一件衣、找幾個朋友幫助蓋棟茅蓬所能了事，而是要為國家求有出路後，個人的嚴重問題，社會的急切問題，才得以因而解決。如果純照個人的悲憤，比如杜甫那種慘狀，他不是一個萬念俱灰的自殺主義者，就是一個要把「虛空破碎、大地平沈」的虛無主義者，然而他雖受着現實的無窮壓迫，他總不放鬆現實，硬與現實奮鬥到底！他所引為極端悲痛極端煩悶的，不是他個人或者他的一家戰勝不了現實，而是國家沒有相當的出路以致大多數人喪失其生存，連他和他的家都在內。所以他認為政治上的改革是一切改革的前提，國家的生存權是一切生存權的基點。

這些根本思想，在杜甫的詩裏隨處都可以發現。他基於他的博愛的心襟，而此博愛心

襟確係出於生存被壓制的反撥，故對於任何生物的「生」，他是維護的。試舉一二小例：如戲呈吳郎一詩，是記述一個偷棗子的婦人，杜甫體諒這一個窮婦人，故意讓她來偷棗度日，裝做沒有看見，而且還担心吳郎無意的插籬使她不敢再來偷棗，致遭餓死之慘，故作詩止住吳郎。他看見魚被捕，便把魚類生命的最後掙扎時的心理表現出來：「小魚脫漏不可記，半死半生猶戢口，大魚傷損皆垂頭，倔強泥沙有時立」。這首詩（觀打魚詩）裏的「設網提網萬魚急！」，與閩鄉姜七府設鱸長歌「洗魚磨刀魚眼紅！」，有人說，皆足抵一篇戒殺文。又如縛鷄行：「小奴縛鷄向市賣，鷄被縛急相喧爭」，就彷彿聽見那鷄在亂叫，圖生命之掙扎。「家中厭鷄食蟲蟻，不知鷄賣還遭烹。蟲鷄於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縛」，這就是他的嚴肅的人生態度。暇日小園散步，將種秋菜，督飭耕牛，他看見「飛來兩白鶴，暮啄泥中芹。雄者左翻垂，損傷已露筋。一步再留血，尚驚矧繳勤。三步六號叫，志屈悲哀頻」，寫鶴求生存之悲苦激盪。自人類以至禽獸蟲魚，杜甫都能深刻的觀察而體諒其求生存的心理。擴而言之，再看他對於當時的民生是如何關切！自京赴奉先縣啄懷五百字，其中一段寫他過驪山時所目擊的王室奢侈情形，已如上述。一方面，對於貧民生存權之被剝削，表示極度的悲憤：「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貫城闕」。一方面，對於國家的總生存表示熱烈的維護：「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乘此物？」，他有這種崇高偉大的理想，但他個人及其家族的生存是怎樣呢？

「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願？庶往共飢渴。入門聞號咷，幼子餓已卒！」這是何等悲慘！而他還慷慨地說：「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憂端齊終南，瀕洞不可掇！」，是不以一身及一家的悲苦爲悲苦，但思失業者，但念守邊將士，但知國家生存！

## 二是反侵略的重奮鬥

杜甫認爲威脅人類生存的鷹爪是侵略主義。所謂侵略主義，在

杜甫的眼中可以分成兩類：一是反強權主義，一是反贖武窮兵主義。他是主張人類要有一種奮鬥心情、奮鬥意志，用這種純潔的心情與堅強的意志來反抗強權、主持正義。而他的反強權主義，不僅是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上，而且是站在民族主義的立場上。在他的一生，外患內亂交迫，尤其是遭受了異族的侵略。如綿延八九年的安史之亂，契丹、突厥、吐蕃、回紇等的入寇，佔據中國的土地，蹂躪中國的人民，凋敝中國的財賦，擾亂中國的社會，使中國人民無法生存。分開來說：在杜甫中年以前，開元二十二年張守珪斬契丹王屈烈，二十六年大破契丹、林胡，杜希望攻拔吐蕃新城，二十七年蓋嘉運大破突厥，天寶六年高仙芝討小勃律虜其王歸，七年哥舒翰防禦吐蕃，八年攻破吐蕃石堡城，這都是在杜甫四十歲以前的國威。一到杜甫四十歲即天寶十年，鮮于仲通被南詔打敗，安祿山被契丹打敗，十四年安祿山反陷河北諸郡，十五年僭號於東京，至德二年安慶緒殺祿山自立，史思明等引兵十萬寇太原，乾元二年史思明稱燕王於魏州，殺安慶緒，陷東京。上元元年李光弼破賊於懷州、河陽，二年敗於北部，史思明爲其子朝義所殺，這年杜甫正五十歲。寶

應元年雍王見回紇可汗於河北，進克河陽，李懷仙斬朝義首來獻，河南、河北悉平。安史之亂才平，而廣德元年吐蕃盡取河、隴，寇奉天、武功，入長安，陷松、維、保三州及雲山、新築二城。二年嚴武大破吐蕃，拔當陽城，收鹽井城。而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入寇，永泰元年僕固懷恩再引吐蕃、回紇入寇。郭子儀說諭回紇，會回紇軍擊破吐蕃於靈台。這年離杜甫之死只五個年頭了。在杜甫四十歲以前，大唐的國力還可以抵抗異族的侵略，四十歲以後，國力一年不如一年。他是主張抗戰的，對於侵略極力主張抵抗。王安石選杜詩，以洗兵馬壓卷，這首詩就是反侵略的民族文學。開首說抗戰的功績而斷定侵略主義者即將崩潰：「中興諸將收山東，捷書日報清晝同，河廣傳聞一輩過，胡危命在破竹中！」而「三年笛裏關山月」，憫戰士的勞苦；「萬國兵前草木風」，誌會師的喜慶，次述統帥得人以及期待民族復興恢宏周宣、漢武的大業。如送柏中丞詩，獎勵從軍志士：「子弟先卒伍，芝蘭疊瑋璠，同心注師律，灑血在戎軒」。使他「每聞戰場說，歎激懦氣奔！」。送蔡希曾詩，也是鼓勵戰鬥：「蔡子勇成癖，彎弓西射胡，健兒甯鬥死，壯士恥爲儒」。寄董卿詩：「猛將宜嘗胆，龍泉必在腰，……雲台畫形像，皆爲掃氛妖！」。卽成爲杜甫非戰問題的「三吏」「三別」，不但不像一般人所說的非戰作品，而如新安吏及新婚別，都係鼓勵子弟入營之作，如：「况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送行勿泣血，僕射如父兄」，「勿爲新婚念，努力事戎行！」。潼關吏是指示一個「慎重」的戰略。垂老別是暗示在僕

略主義下沒有一片乾淨土，而且逃難不是一個辦法。秦州雜詩中，爲民族生存而鼓吹抗戰的詩句尤多，如：「哀鳴思戰鬥，迴立向蒼蒼」，「屬國歸何晚？樓蘭斬未還！」，「西戎外甥國，何得逞天威！」，「故老思飛將，何時議築壇？」；而觀兵一首，尤充滿戰鬥意志：「暮守鄴城下，斬鯨遼海波！」。但所有的戰鬥心情、戰鬥意志，都係爲着抵抗侵略主義者，爲着保障中國國土與主權的完整，爲着收復失地，故「司徒下燕趙」，是爲着「收復舊山河！」（散愁）；而一聞收復失地的喜訊，便不禁喜得發狂（聞官軍出河南河北）；這一類的詩不勝枚舉。杜甫實是一個侵略主義的咀咒者！

反侵略主義是對外而言，反黷武窮兵主義是對內而言。杜甫一方反對外族侵略中國，一方也不贊同當時帝王用英雄主義的方式來窮兵黷武。換句話說：卽是他反對不珍重國力，不愛惜民力，一味的好大喜功；此種結果，不外三途：一無所獲，得不償失，慘敗而歸。

唐自開元十五年王君奭破吐蕃於青海，玄宗益修邊功。天寶八年，哥舒翰雖攻破吐蕃石堡城，然得不償失。據舊唐書載：玄宗方有事石堡城，詔問王忠嗣以攻取之略。忠嗣奏云：「石堡險固，吐蕃舉國而守之，臣恐所得不如所失」，玄宗因不快。天寶六年，董延光獻策請下石堡城，詔分兵接卒，忠嗣黽勉而從，延光過期不克，訴忠嗣緩師，徵入貶官。八年，哥舒翰大舉兵，伐石堡城拔之，士卒死者數萬，果如忠嗣之言。又據通鑑載：

哥舒翰又遣兵於赤嶺，西開屯田，以調卒二千戍龍駒島，冬冰合，吐蕃大集，戍者盡沒。玄宗有事於西戎，垂二十年，用哥舒翰於隴右，才克石堡，而靡敝中國已太多了！所以杜甫送高適詩：「請公問主將，焉用窮荒爲？」，則以高適那時正充哥舒翰的祕書。杜甫反對黷武窮兵主義，是不諱言的。

天寶十年，鮮于仲通討南詔蠻，大敗於西洱河，士卒死者六萬。楊國忠掩其敗狀，反以捷聞。玄宗命大募兩京及河南北兵，以擊南詔。當時人民因爲聽說雲南瘴癘，士卒未戰而死者十八九，都不肯應募，楊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連枷送軍所，於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者震野，這就是杜甫不朽的傑作兵車行的時代背景。杜甫對於抵抗侵略主義是極力主張的，但反對自己也變爲一個侵略主義者——雖不是侵略主義者，至少是黷武窮兵主義者。在楊國忠當權炙手可熱的當時，杜甫大胆地替民生呼籲，反對黷武窮兵，足見他對於人生的重要支點是始終堅實的把握着，一點不肯放鬆！

又如昔遊詩：「昔時倉廩實，洞達寰宇開，猛士思滅虜，將帥望三台。君王無所惜，駕馭英雄材。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是指皇帝好大喜功，諸臣僥倖求進，不爲國計民生着想。遣懷詩：「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猛將攻西域，長戟破林胡。百萬攻一城，獻捷不云輸。組練棄如泥，尺土負百夫。拓境功未已，元和辭大爐」，是指拓境以後的民生凋敝。最可注意的是前後出塞詩。前出塞爲徵秦隴之兵赴交河而作，後出塞爲徵東

都之兵赴薊門而作。前則主上好武，窮兵開邊，故以從軍苦樂之辭言之；後則祿山逆節既萌，幽、燕騷動，而人主不悟，卒有陷歿之禍。前出塞九首，以「君已富十境，開邊一何多？」爲主眼，以「殺人亦有限，列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傷？」爲骨幹，雖在反對窮兵黷武聲中仍不忘其民族本位主義，故以「中原有鬥爭，况在狄與戎？丈夫四方志，安可辭固窮？」爲尾闕。後出塞五首，一方指出邊將之逢君由於朝廷之好大，而以窮兵黷武爲戒；「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勳」。一方仍以民族主義爲依歸，寫兵士不甘附逆開小差：「躍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中夜聞道歸，故里但空村！」，以見兵禍之慘。

無論對外的反侵略主義或對內的反黷武窮兵主義，其目標乃在替大多數的人要求生存權。侵略主義者蹂躪中國的痛苦與因好高騖遠開疆拓境自己所造的痛苦，同爲大多數的人所不能忍受。杜甫卽站在這一個支點不斷爲猛烈的反攻；但他雖在同樣反攻之中却自有其輕重的區別，卽窮兵黷武雖不利於人民，然因是國家的行動，還有些地方給以相當的諒解，只有對於異族的侵陵是不可恕的，杜甫反侵略的精神全着重在這一點。

三是反動亂的尙安定。杜甫認爲破壞國家危害民族威脅人類生存的又一重要點，是地方割據主義。當時驕兵悍將的藩鎮軍閥，割據地方，儼然各一小朝廷，橫征暴斂，殘酷毒辣，人民骨髓，被其吸盡；在軍閥之間，彼此鬥爭，混戰殘殺，釀成層出不窮迴環不已的

內亂。因此，杜甫站在（一）大一統主義，（二）反內亂主義的立場上開始反攻。反攻所求以達到的目標在社會的安定。杜甫認為當前社會的需要是「安居樂業」，但要「樂業」，必先「安居」。而社會所以不安定的原因，即由藩鎮割據，紊亂系統，破壞法令，目無中央；又由軍閥互相殘殺，頻年混戰，不知掉轉槍頭，對外禦侮；故大一統主義的提倡與反內亂主義的呼號，不失為對症下藥。

大一統主義也就是反分裂主義。一個國家的土地固不可分裂，一個國家的主權尤不可分裂。一個國家只有一個中央，所有國家一切行政機構都應該絕對服從中央的指揮。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如果指不聽臂之命令，臂不聽身之命令，試問成何人體？杜甫對於這一點特別認識得清楚，他痛斥藩鎮的割據，極力主張中央集權。江黎生記——

于右任先生指示杜詩之精義，嘗語以後人所以稱工部每飯不忘君國者，非每飯思君之謂，正因其有一貫尊君之理論與政策在也。理論爲何？即近代所謂之中央集權是已！

又說：

工部於漁陽事變之前，諸藩割據，早抱隱憂，而尤致憾於祿山聲勢之日盛。故其後出塞詩，一則曰：「主將位益崇，氣驕凌上郡」。再則曰：「將驕益愁思，身貴不

足論」。

又說：

工部孤懷苦志，老而彌貞！入蜀後流離失所，爲一生最艱苦之際，猶感賦諸將五章，重揭此旨。觀其第四首：「滄海未全歸禹貢，薊門何處盡堯封？朝廷衰職雖多預，天下軍儲不自供。」兩聯，痛斥蜀中將帥及大臣之出將者，當安危重任，不思所以歸職貢，復封疆，良已愧對朝廷，何反害及農時，濫支國庫耶？秉筆直書，辭義嚴正，此老蓋真能篤抱中央集權之信念而始終不渝者！

（均見民族詩壇第六輯江黎生吟邊札記）

杜甫對於大一統主義的尊奉，有一首詩表示得最明白，卽他雖飄零在同谷縣，登那鳳凰臺，却感咏着：「圖以奉至尊，鳳以垂鴻猷。再光中興業，一洗蒼生憂。深衷正爲此，羣盜何淹留」。登鹿頭山，說：「天下今一家，雲端失雙闕」。指出中央政府只一個。過黃河，說：「願驅衆庶戴君王，混一車書棄金玉」。對於中央集權制之未能實施，引爲深憾：「高賢意不暇，王命久崩奔；臨風欲慟哭，聲出已復吞！」（閬州東樓筵）；草堂詩：「義士皆痛憤，紀綱亂相踰，一國實三公，萬人欲爲魚」。而別張建封詩：「主憂急盜賊，師老荒京師，舊丘豈稅駕？大廈傾宜扶！君臣各有分，管、葛本時須」。是勉以擁護中央共赴國難之旨。唐藩鎮有事，俱用偏裨上表，假衆論以脅制朝廷。杜甫在舟中苦熱

遺懷詩裏憤慨地說：「偏裨表三上，鹵莽同一貫……王室不肯微，凶徒略無憚」。而主張「此流須卒斬，神器資強幹」。他對於藩鎮不朝最是痛恨。漁陽一詩，諷河北諸將之不入朝：「猛將飄然恐後時，本朝不入非高計！」；陷在賊中時，寄他的妹妹，還說：「不見朝正使，啼痕滿面垂！」；一聽了諸藩入朝的消息，便贊道：「始是乾坤王室正！」，「知有從來天子尊！」。而「談笑無河北，心肝奉至尊！」（觀安西兵過赴中待命），最能代表反對割據、擁護統一的精神。「不愁巴道路，恐溼漢旌旗！」（對雨），是藉雨來寫出反對地方色彩、擁護國家意識的心理。此類詩句甚多。

反內亂主義即是反對軍閥的混戰。軍閥爲爭奪地盤保持勢力而混戰，既橫征暴斂加重人民的担負，復驅使大批人民作內亂的犧牲者。杜甫對這班軍閥實在不能寬恕而盡情指斥。去秋行：「到今不知白骨處，部曲有去皆無歸！」是寫段子璋反時的慘狀。而三絕句，寫軍閥混戰時的奸淫擄掠焚燒殺戮，有「二十一家同入蜀，惟殘一人出駱谷！」的悲慘故事。這班軍閥的驕橫態度殘酷心性：「唱和作威福，孰肯辨無辜？眼前列柵械，背後吹笙竽。談笑行殺戮，濺血滿長衢」（草堂）。寫商州兵馬使劉洽殺防禦使殷仲卿的亂事，咏一匹「空鞍貫雙箭」負傷而奔的白馬，襯出那「可憐」的「馬上郎」是爲內亂而犧牲（白馬）。徐知道造反據劍閣，弄得「黃草峽西船不歸，赤甲山下行人稀！」（黃草），只此兩句已見一片亂離景象。有感五首，一方深斥軍閥的叛亂，一方指摘藩鎮制度的不良：「將

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而「白骨新交戰，雲臺舊拓邊」，即指摘藩鎮制。蓋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都督府州縣。開元中，置朔方等處節度使以統之。安祿山反後，數年間，西北數十州相繼淪陷，盡取河西、隴右之地，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爲左袵。杜甫作此詩時，正值史朝義下諸降將，奄有幽、魏之地，驕恣不貢，代宗懦弱，不能致討，故說：「幽、薊餘蛇豕，乾坤尙虎狼。諸侯春不貢，使者日相望」。至征夫一詩，寫軍閥混戰的影響：「十室幾人在？千山空自多。路徯惟見哭，城市不聞歌」。諸將五首，多係責備諸將大臣之辭，最後一首指蜀中將帥的混亂，卽崔旰殺郭英乂，柏茂琳、李昌夔、楊子琳等舉兵討旰，杜鴻漸受命鎮蜀，旰、旰、數薦之於朝，以節制讓旰，茂琳等各爲本州刺史，朝廷居然聽從，這簡直是太沒有紀綱了。「錦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這還不夠哀嗎？

杜甫對於這班禍國殃民無惡不作的軍閥，不惜用最嚴厲、最沈痛的語句來痛斥！如：「萬姓瘡痍合，羣兇嗜欲肥！」（送盧侍御），「朝宗人共挹，盜賊爾誰尊？」（長江），「狐狸何足道？豺虎正縱橫！」（久客），「西卒却倒戈，賊臣互相誅」（草堂），「必若救瘡痍，先應上蝥賊！」（送韋諷上閬州），斥他們爲「羣兇」「盜賊」「狐狸」「豺虎」「賊臣」「蝥賊」等，可謂深惡痛恨極了！這是因爲他們的罪惡太大，把整個的社會弄得天翻地覆，把全國的人民弄得鬼哭神號。農村破產，經濟凋敝，賦稅苛重，徵役頻繁，以致貧富懸殊，

道路隔絕，飢餓凍餒，流離死亡，就是這班軍閥的罪狀。且看杜甫宣布他們的罪狀：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自京赴奉先縣）

夜深經戰場，涼月照白骨。

（北征）

黍地無人耕；兒童盡東征。

（羌村）

四鄰何所有？一二老寡妻。

（無家別）

大麥乾枯小麥黃，婦女行泣夫走藏。

（大麥行）

萬方哀嗷嗷，十載供軍食。

（送韋諷上閬州）

前有毒蛇後猛虎，溪行盡日無村塢。

（瀼園中）

豈聞一絹直萬錢？有錢種穀今流血！

（憶昔）

豺狼塞路人斷絕，烽火照夜屍縱橫。

（釋悶）

飢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

（別唐誠）

聞道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

（三絕句）

空荒咆熊羆，乳獸待人肉。

（課伐木）

富家樹肉臭，戰地骸骨白！

（鬪豎子摘蒼耳）

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號……索錢多門戶，喪亂紛嗷嗷！

（遺暹）

戰伐乾坤破，瘡痍府庫貧。

（送陵州辟使君）

盜賊浮生困，誅求異俗貨。

（東屯北馳）

兵戈猶擁蜀，賦斂強輸秦。

（上白帝城）

哀哀寡婦誅求盡，慟哭秋原何處村？

（白帝）

天子多恩澤，蒼生轉寂寥！

（奉贈廣琬）

四品反勢利的氣節。杜甫人格的不朽及杜詩的長垂宇宙，砥礪氣節是一個主要的基礎。李白、杜甫雖並稱，但杜甫作品在人格主義上的價值實超李白之上。李白的志願，如他在上韓荊州書所說的，要「徧干諸侯」以求「脫穎而出」，希望遇着一個能夠賞識他的「君侯」，將他一把提拔起來，使他可以「揚眉吐氣」；所以遇着韓荊州也好，裴長史也好，李長史也好，都是這種心情。杜甫所結交的大都是當時朝野知名之士與李白一樣，可是他純粹的友誼的結交，絕不含干謁的意味。如他對李邕的態度：「蘊真愜所遇，落日將如何？貴賤俱物役，從公難重過！」（陪李北海宴歷下亭），但有一片相契之情，而無絲毫勢利之念。再看他對汝陽王璣：「淮王門有客，終不愧孫登！」（贈持淮汝陽王二十韻），蓋言汝陽愛士，固不下淮南，而已則不欲自居曳裾之客。他一生的知己有幾個人：嚴武、房琯、高適、李白。這幾個人，或是煊赫的達官，或是跑紅的文人，但他對於他們的結交完全是一種純摯的友誼；不僅是純摯的友誼，而且是基於道義的結合或基於政見的相同。即從對這幾個人的交誼裏可以看出杜甫偉大崇高的人格與其藝術生命之真價值。如他對於嚴

武，在詩中提及的幾三十篇。送還朝，則云：「江村獨歸處，寂寞養殘生」；喜再試，則云：「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爲文翁再剖符」；這還是嚴武生前；至於哭歸櫬，則云：「一哀三峽暮，遺後見君情」；八哀詩：「空餘老賁客，身上愧簪纓」。嚴武確是杜甫第一知己，故杜甫懷念嚴武最切！但他對嚴武雖有知遇之感與僚屬的關係，然徧觀其交遊痕迹，完全是以純摯的友誼與深厚的世誼來護的，絕無故意阿諛之語。如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以事業相期許：「征南多興緒，事業門相親」。嚴中丞枉駕見過，以古人相比擬：「扁舟不獨如張翰，卓帽還應似管甯」。奉送嚴公入朝，發出感歎：「四海猶多難，中原憶舊臣」。而勉以「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可見杜甫認嚴武爲一生知己，並不是因爲嚴武做了大官就去恭維，同時嚴武對杜甫也敬重備至，懷慕甚殷。如酬別杜二詩裏，那最後幾句是何等親切：「祇是書應寄，無忘酒共持，但令心事在，未肯鬢毛衰；最恨巴山裏，清猿惱夢思」。巴嶺寄杜二見憶詩裏，對杜甫更眷念不置：「江頭赤葉楓愁客，籬外黃花菊謝誰？跋馬望君非一度，冷猿秋雁不勝悲！」。那新唐書所說嚴武要殺杜甫的話以及舊唐書所說杜甫的種種怪脾氣，全是胡說。嚴杜風義，彪炳千古！對於房琯，更不比常人。杜甫一生大節，在疏救房琯。房琯罷相，杜甫力爭，其所以力爭，與其說是基於他與房琯的布衣交，不如說是基於政見的相合。房琯相玄宗時，建議遣諸王爲都統節度，當日安祿山初見分鎮詔書，撫膺歎曰：「吾不得天下矣！」；肅宗不滿意房琯已伏如此時。杜甫的有感五首之

第四首，即表示他同情於房瑄分鎮討賊的建議，追歎朝廷不用瑄議，以致宗藩削弱，藩鎮不臣，失強幹弱枝之義。所以杜甫的冒死救房瑄，並不僅因朋友的關係，實具有政策上的共鳴點。房瑄雖貶，杜甫雖因此而得罪（不是張鎬救，幾不免一死！），但杜甫這種光明磊落，愛護國家的精神是始終勝利的！至於房瑄罷相，是因討賊失利；而討賊失利，是因肅宗聽信讒言，使邢延恩等監其軍，致有陳濤斜之敗。杜甫深知這隱情，有悲陳陶、悲青坂兩詩紀實：「焉得附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倉卒！」，是責邢延恩等促戰而致敗。關於房、杜二人的風義及房瑄罷相這段公案的真相，最好一讀杜甫那首長詩：秋日荆南述懷三十韻與那篇祭文：祭故相國清河房公文；尤其在這篇文章裏，首述大唐開國以來的興盛氣象，但到了房瑄爲相時已換了一個面目：「及公入相，紀綱已失，將帥干紀，烟塵犯闕。王風寢頓，神器圯裂。關隴蕭條，乘輿播越」。在這樣一個混亂局面而房瑄克盡厥職。房瑄既貶官鬱鬱以死，杜甫追懷其疏救經過，雖生死殊塗，而精誠一致，但人亡政息，空留破碎江山！到今日，「乾坤慘慘，豺虎紛紛，蒼生破碎，諸將功勳。城邑自守，鞀鼓相聞」，痛斥軍閥割據的局面，仍回到同情房瑄建議那一個回憶。別房太尉墓詩：「近淚無乾土，低空有斷雲」，何等哀痛！居雲安時，聽說房瑄靈柩自閬州啓殯歸葬東都，又歎道：「一德與王後，孤魂久客間！」，可見他兩人道義之交是生死不渝的了。對於高適，不但因詩人的興趣相投，不但以道義的風骨相合，而且也因爲抱有同樣的政治見解，故兩人的交誼最濃。杜甫送高適

第一首詩，就是上面舉過的在高適正做哥舒翰的祕書時，希望高適「邊城有餘力，早寄從軍詩」。最要緊的是要高適質問哥舒翰爲什麼窮兵黷武？後來有送蔡希曾還隴右因寄高三十五書記一首，總不以太大喜功爲然：「漢使黃河遠，涼州白麥枯」；而以「健兒甯鬥死，壯士恥爲儒！」相勉。又有寄高三十五書記詩：「歎息高生老，新詩日又多」。因高適是年過五十才留意篇什，一舉成名。到至德二年，高適做了淮南節度使，李輔國進讒，授太子少詹事，杜甫有詩寄慰：「時來如宦達，歲晚莫情疏！」後來高適遷彭州刺史，杜甫流亡秦州患瘧疾，還寄詩言志：「蚩尤終戮辱，胡羯漫猖狂，會待妖氛靜，論文暫裹糧」。高適到成都，與杜甫常會見，迭有唱和，在草堂共同計劃一個救國的方案，卽西山三城置戍論。原因劍南自玄宗還京後，於綿、益二州各置一節度使，百姓勞弊，當時的「四川人」真苦得不堪！高適主張罷東川節度，以一劍南，西山不急之城，稍以減削。杜甫在替主使君進論巴蜀安危表裏，也請罷東川兵馬，悉付西川，與高適意見相合。杜甫還有東西兩川說，早已把「四川」看做復興民族的樞紐了。只可惜高適的疏奏上去，竟未蒙採納，孤負了杜甫入奏行裏滿腔的熱望。其後杜甫流寓閬州，聽到高適在成都召回朝，有詩奉寄高常侍，以「今日朝廷須汲黯，中原將帥憶廉頗」相勸。那知在第二年高適便死了，聞高常侍亡：「獨步詩名在，祇令故舊傷！」；時杜甫正寓忠州，後轉往湖南，旅懷落寞，更憤良友，在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一詩並序裏，簡直是一片淚痕！「東西南北更誰論？白首扁

舟病獨存！」，雖是白首扁舟而壯志不減：「遙拱北長纒寇盜，欲傾東海洗乾坤！」，此即所以慰亡友，亦即所以報國家。對於李白，更開友誼的新紀元，李、杜的友情最爲奇特：「以夢相通，與魂對話」。夢李白二首，前疑其「恐非平生魂」，後憐其「苦負平生志」。前云：「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後云：「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是魂？是人？是真？是夢？純以人類的真性靈出之。而天末懷李白詩，也有「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汨羅」之句。春日憶李白詩，服其才思無敵，爲之加以定評：「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寄李白二十韻，痛其相屈莫伸，爲之敍一小傳，所謂「才高心不展，道屈善無鄰……稻梁求未足，蕙葺謗何頻？」，與「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之旨正合。考李白長於杜甫十三歲，自天寶三年罷翰林借遊梁、宋間，以後遂成長別。故贈李白詩只在東都二首，其他皆係懷想之作，根本沒有見面。自從李白因永王璘事流夜郎，最後乃有「不見李生久」一詩，望其頭白早歸，從此遂不通消息。一般人都說李白才高而狂，昧於明哲保身之道，只有杜甫極力維護他，最能諒解他。李陽冰草堂序云：「白乞歸後，就從祖陳留採訪大使彥允，讀北海高天師授道籙於齊州紫極宮觀」。杜詩：「李侯金闈彥，脫身事幽討」，「不願論簪笏，悠悠蒼海情」，「未就丹砂愧葛洪」，「還丹日月遡」，「若逢李白騎鯨魚，道甫問訊今何如？」，若參照李白那篇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的憧憬，也許李白真是求神仙做道人去了？——像上面所舉的幾人，雖不足以代表交遊的

全部，但即此已可證實杜甫的人格：反勢力，重道義，立氣節。從歷史上看來，隋、唐開中國統一的新局面，是中國民族高度發展的時期，文化廣被於世界；然婚姻奴婢等制度猶襲南北兩朝之遺俗，又因女主、權相、藩鎮、宦官的驕縱，士以依附爲榮，不羞自薦，故氣節遠不如漢。杜甫有生的一段時期，正是婦人、權相、藩鎮、宦官交相誤國的時期，而一般志在做官的知識分子，不惜自貶身價以從事干謁，連超脫世俗的李白也所難免；杜甫認定勢利的結合是無益於人，有害於國家，所以極力反對勢利，而主張道義的結合，砥礪氣節。即從這一個支點發揮而爲詩歌，以轉移風氣。

杜甫抓住了人生上的四大支點，開展對於當時政治制度、軍事制度、經濟制度、社會制度、文化制度、倫理制度的反攻，以創造他的文藝上的不朽的生命。而他所有一切反攻的立場，只有一個，就是：「革命主義的人生觀」上的「國家至上主義」。無論對於那一方面，那一部門，他是永遠堅定地站在這一個立場。故了解杜甫的人生觀，一定要洗清誤解杜甫的渣滓，從他的偉大崇高的生命上去認識杜甫的全部及整個的杜詩。

(完)

# 吳芳吉婉容詞箋證（下）

周光午

民國九年二月二十九日（庚申正月初十）日記 昔人謂詩必窮而後工。詩之所貴乎窮者，非以窮能助人詩興也。乃以人窮則事閒，事閒則醞釀有餘地。有餘地以醞釀，雖欲不工，不可得也。吾之樂居此者，吾之俸不及他人之半。然吾之事固閒。吾得以寡於俸，而富於詩。多得一詩，亦抵千金之樂。則吾又何歎乎？

## 丁 文體酌定與文學革命

先生謂白話長於寫情，文言長於寫景。此詩有情有景，故白話文言錯雜用之。

民國八年十月十四日（己未八月二十四日）日記 吾謂白話長於寫情，文言長於寫景。因白話寫情，有親切細膩之美。文言寫景，有神韻和諧之致。各有其長，莫能左右。若用文言寫情，不流於，則流於腐。若用白話寫景，不失之蔓，則失之俗。此為百試而不爽者。婉容詩有情有景，故白話文言錯雜用之耳。

先生之文學革新運動，亦以婉容詞為嚆矢焉。

民國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己未九月初一）日記 早飯後……書婉容詞一幅，寄贈啓

秦。又與論文曰，此後欲於文學謀所以建設者，必在不雅不俗，不新不舊，不中不西，不激不隨之間。苟不解得此義，則萬難爲最後之戰勝。

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己未十一月初六日）日記 有孫嘯生、江片雲，自南通縣來函，批評我所爲詩，以爲能以舊格式運新精神，以新格式運舊精神的。卽以長函覆之，告以文學的自決，自決的文學之理（按先生另有專論，文長不錄）。

惟是先生所自樹者，既革乎舊，復異於新。與當時風尚，大相牴牾。尤以此詩一出，舉國傳誦。大江南北，羣相駭忌。慮其「非驢非馬」，將不利於新文化運動，藉違背潮流爲罪，抨擊四起，屢來忠告：

排印本白屋吳生詩稿自訂年表（民國八年）……時文學革命之聲，震撼海內。心

知舊詩之運已窮，窮則必變。吾非老師宿儒，本無固守之義。顧新人所作，以突變過甚，料其無成。吾復非博士名流，不必隨俱遷。乃決意孤行，自立法度。以舊文明種子，入新時代園地。不背國情，盡量歐化，以爲吾詩之準則。然不轉瞬而反對之聲四起，北京新潮社之某君，上海民國日報社之某君，詆罵尤烈。……（按新潮社之某君，指康白情。上海民國日報社之某君，指邵力子。時邵力子常在民國日報發表文字，攻擊先生，至極惡言。爲光午所起見云）。

民國九年三月二日日記 晚與同人赴亞東書局之讌。設座三馬路之酒店內。到者

六七十人，皆上海日報、月報、及印刷業、書業中人。建設社之胡漢民戴季陶等，最出風頭。衆人尊之上座。高談闊論，閎動一堂。康白情亦在座。席散後，本揭清轉述康白情之語，說我所做詩，都不合於真正白話文學。叫我必要改良。否則甚爲新羣雜誌抱歉。此爲彼之忠告云。使吾一哂。現在所謂新文學或白話文學專家，都是粗鄙下材，更不配說文學上之創作。其有人稍強於他的，必拚命摧殘，使人不能發展，而後快意。所以其材之粗鄙，尙不足罪。其摧殘他人之材，使與之一同墮落，此等居心，乃不可恕矣。

同年四月二日日記 星期評論主筆戴季陶，謂吾詩用韻，爲不順潮流。託校人轉告我云。

壯其胆者，獨其友衡山曹志武焉。

吳芳吉曹君事略 ……其年孔子聖誕之夜，吾殊醉飽不眠。起坐爲詩，曰婉容詞。遠且而就。卽歌示志武，未終，志武則泣下矣。後有新派詩人自北方來告者（按所指爲康白情）。曰，吳生詩，非新非舊，非驢非馬，其轉語之痛改。志武拍案叱曰，此乃所以爲吳生詩也。爾可前槍斃之！自是，吾每有詩歌，則出示志武。今志武既死，誰復傾聽吾歌，而壯吾胆耶！

若夫標榜惡習，則先生固深嫉之。

民國九年二月十四日日記 收到開封徐某一書，成都李某一書，皆討論文學問題。於吾之婉容詞諸詩，誇譽備至。其意欲將彼書載之新羣雜誌通信欄內，以爲互相標榜之計。然而吾不屑爲之也。

### 戊 婉容詞與兩父女之比較

先生自謂此詩之成尙易，兩父女之作尤難。

民國九年一月十九日（己未十一月二十九日）日記 赴公學講吾兩父女詩，聽者滿座。又有數人淚下。吾謂畫師擅於寫景，戲子擅於傳情。詩人之本領，必具二者而兼有之。吾此篇「兩父女」詩，比前之「婉容詞」尤難作。（1）婉容乃大家氣度，容易敷衍成章。此乃赤貧之家，說來每犯枯槁。（2）婉容是讀書且成人的女子，其思想與吾人所差不遠，易於揣度。此則鄉間打柴的女孩，其思想與成人全不同也。（3）婉容詞是婉容一人自述，乃單調的。此父女兩人之對談，乃雙調的也。

審觀兩詩，內容形式之繁簡，變化錯綜之難易，信有如先生所言。然讀者終喜婉容詞，愈於兩父女焉。茲將兩父女詩列後，以資比證。

## 兩父女

一

亂山間，松矯矯，亂松間，屋小小。屋前泥作牆，屋頂瓦帶草。枯籬短短半圍繞，一甕窗兒現籬腰，一珠明月窗間照。

二

月皎皎，映土室冷如冰澆。襯出個斷柏支牀，離地盈尺高；正父女兩人蜜甜甜睡悄悄。爛絮一幅用麻包，麥稈一紮作枕靠。鼠子叨叨，翻弄他牀頭鍋竈。

三

那小女眼撐開望了一交；那鼠子耳斜着嚇得一跳。便小女的眼兒緊緊閉倒，皺起眉毛攢向他阿爺懷抱。啾啾啞啞，聽不明瞭，只可憐如小鳥。

四

月光依舊皎皎，眼又開了。忽想道我媽夏天死時那月光也是這般好。想當時阿爺進城賣柴去了，剩媽媽與我晚飯方燒，菜豆滿盤，南瓜滿瓢，方等候阿爺回來同飽。那蠻兵忽來到，歪起個牛皮的臉，蠢對着媽媽笑。媽指我柴堆中急迷，只聽着媽媽幾番罵吵，便撲刺刺的一刀，便撲刺刺的一刀。等我出來看時，只見媽媽斫倒；阿爺哭

倒。一櫃兒手紡的棉花，新年的布袍。盡被那蠻兵捲起已跑。

五

幾番計較，阿爺憐我幼小，把我賣在城中隨着個發財家一樣逍遙。聽說那公公待人真好；雪白的米飯任人嚼，漆黑的大門有天高，那黃金的火爐熱過棉袍，白玉的電燈大如草帽。他一天用的錢和鈔，勝比我阿爺賣柴幾百挑。他家中打死了人，誰不敢和他官前鬧。到明朝送我去了。

六

偏今夜北風咆哮，我媽的棺兒可太輕，墳泥太少。她衣裳單薄，恐怕凍成冰窖。更將來她的孤墳誰人與看掃？那小女便向窗頭低叫：「媽呀！你那裏去了？你死時的月光，也是這般好！」

七

忽驚起阿爺喚道：「快睡好！天光未曉！你的牙齒已凍得磕磕的敲！快睡好！莫更受風寒！入城添煩擾！」

八

女兒答道：「我已睡不着了；我只望媽媽回來，我身上便暖如火燒，我一閉眼，就見着媽媽面貌。覺得滿身是血，好像血洗澡」。

那阿爺使起來點火與她烘烤。火光裊裊，照出那女兒亂髮如雀巢。更圓圓如蘋果的臉兒，一紫一紅，都似被風霜咬。

## 十

那父女且談且烤，那阿爺歎一口氣，又低低說道：「冷飢難保，不知幾時命到。眼見你兩耳腫泡泡；兩足赤條條；身上刀傷未好；手上凍瘡潰了。也無閑理料；也無錢醫療。想有你媽媽在時，當爲你縫些些破布爛棉襖」。

## 十一

「不怨她死的慘悼，便生的辛苦令人惱。不怨她死的太早，便生的運命也難熬。只悔你媽媽死時，我擔柴城中去了；那虎狼的兵丁，不把我父女齊殺掉。偏留此窮骨頭。裏捱到老」。

## 十二

「你伯父城中富豪。昨向他借錢一吊；站半天全不一瞧。他說是蠻腸狗肚餵不飽；誰叫你這樣無聊？你們真個難纏繞！」。

## 十三

「山坳水坳，盡日採樵；只賣得百文錢過終朝。想那些富貴兒曹，這般本尙撒

嬌；你今年十歲，便隨我斫柴勞勞。是爺娘把你誤了！誰忍相拋？」。

十四

那小女聽着長號；那阿爺也揩着兩點老淚坐着心焦。那小女正看着阿爺的臉，忽倚着阿爺的膝道：「爺呀！我不去了。我去了，誰是爺的珍寶？」。

十五

那阿爺默默暗傷切，也嗚嗚咽咽共小女一齊哀號。四壁蕭蕭，光光都冷峭，不知哭了幾遭，纔有些聲氣說道：「兒呀！你經得幾回餓稿，便明朝早飯寥寥。你莫哭，快睡好！你要哭，兵來了！」。

十六

月光依舊皎皎，更斜入屋後籬梢。一抔孤墳，兩三松枝罩，上帶着蓬蓬白茅；這便是那小女的媽媽飄流荒島。半梁牆高，竟隔作萬里遙遙。冷月寒宵，風湧捲松濤；一聲長嘯，千震搖，如助那女兒呼號。只地下媽媽知未知曉？

己 多情作者

吾人讀婉容詞，有一事所絕不容忽者，則作者之一副真容是也。憶嘗有人面語先生曰：「吾愛讀先生詩歌；尤愛傍先生而坐，自頂至踵，『細讀』先生」。是知必有至人，始

有至文。換言之，則創作者，作家所由自襮其性格者也。故此領略作者，與領略其創作爲同一重要。蓋必細究其人，始於其文有深切之領悟也。吾從先生久，熟知先生癡於情，篤於情，尤忠於情。察其行止坐臥，蓋無一念不有其夫人。證之先生日記，可實吾言。今其例舉不勝舉，請舉其民國八年永甯中學日記數則如次：

三月初二日記 夜思樹坤樹成不眠。

三月初六日記 四鐘午飯，校長治雞酒以勞。飯罷，大雷雨。窗櫺顛動，電光閃爍，目爲昏黑。急閉戶坐帳中，念樹坤最怯雷雨，得毋驚及之否？逾二小時，雷乃收聲。雨淋漓直至半夜不住。又念家中若漏，如此雨勢，吾牀下定成河矣。

三月二十五日記 聞元箸曰，郭某謂吾氣色不佳，必夭壽。吾曰，夭壽在我，彼又烏能操之。旣而思其言，却亦可發猛省。夭不夭未足道。然吾今年之志氣，確較昨年爲弱。吾昨年在此，未甘心戀樹坤。今則暇必思之。兩兒痘癩，累他數夜不睡。如此勞頓，無非爲我之故。我終覺無絲毫事足以報之。因之心中十分難過，而時時放下不待。雖非想着牀第間事，然其爲精神之累，則一。宜大戒也。

三月二十六日記 二點鐘與元箸及董君出城。……歸自南門，中途失樹累所贈手帕一幅，抱恨無似。夜早睡。

三月二十八日記 晚赴郵局寄樹坤一書。……途中又失落樹坤贈吾之手帕一幅，

轉身尋找，已不可見。嗟乎！嗟乎！一再負吾樹坤矣。自今以後，其痛改浮氣，納精神於甯靜純一之域乎。

四月初八日記 晚飯後，雷雨又至。其兇猛可駭之狀，不異昨晚。自七鐘三十分起，九鐘乃止。樹坤生性膽怯，最怕雷電，每當風雨，則令吾思之無已。况吾室既陋且漏，未知連夜得安枕否？

四月十三日記 午後思家甚切，幾欲生翼飛去。一念樹坤，尤令人魂銷神往。未知父母妻子皆無恙耶？

五月初九日記 午後思樹坤，令人恍惚若病。

五月初十日記 是吾樹坤妹生日也。晨起登山，誦吾祝詩以遙壽之。午後大熱，又苦念樹坤，情不自禁。遙想此時吾親及丈人，正高堂舉酒，耳燒面熱時也。

五月十二日記 午後苦熱，小寐。又思念吾樹坤樹成，爲之心醉。既起，焚香展讀，乃得拋下。

五月十三日記 暮又得樹坤初十手書，催吾加早起身。謂自端陽節後，連宵少寐，寐必夢我。夢醒作書，乃纏綿情愫，如潮起落，擾得心緒縈縈，卒之不能書得一字。只覺恩愛蓬勃，洋溢紙上，雖未嘗得一字，而一往懷思，固已神馳左右云云。嗟乎，樹坤！其知天涯客子之思你愛你，亦已魂牽夢縈，足半年而未已耶。

五月十五日記 午後悶熱不舒，惟一心念着樹坤。遙想歸家初見之樂，當與普通聚首之時，定有不同也。

（按以上所記日期，均係陰歷。）

此一段日記，距婉容詞之作爲時不過三五月耳。

按先生民國八年上期，任教永甯中學。暑期返里，適家叔周君南主編上海中國公學所辦之新羣雜誌，約先生往任詩歌。先生主新羣詩壇，遂以婉容詞一詩，爲文學界開新國土。其詩作成於八月二十七日（己未），適在上所舉日記數則後三五月也。

由日記以估量先生，則先生之多情，的屬滿身皆是，措洗不得。讀者試以與婉容詞合作一口細嚼，當愈嚼愈有滋味，良以作者噴薄於情如此，夫其痛癢必極真切。痛癢真切，則物我化。物我化，則描繪神。吾知先生著筆作詩之頃，其感傷之情緒，固已與婉容不知是一是二；及既揮灑，又不知是淚是血。終教活活捧出一個婉容，令天下讀者，無賢不肖，一灑同情之淚。世每有極不相干之人，每爲極親切之知己者，則先生之與婉容是也。嗟乎！作者品質之厚薄，與文學價值高下之分野，所繫顧不重哉！民國九年，先生由滬入湘，主講明德中學。時有湘潭女生劉竹誼者，讀婉容詞則大慟。由感傷婉容，而傾慕作者。始獻詩以通殷勤：

按先生民國九年日記，記載與湘潭女生通訊始末甚詳。女士初次致書，有「讀先

生婉容詞，累我終夜啼哭」之語。先生曾以日記示光午，後此冊入樹坤夫人手，遂不復見於世。女士本名劉竹誼，先生初答湘潭女兒詩，則隱名為柳最宜。茲覓得先生原詩如次：

### 答湘潭女兒

湘潭女兒柳最宜，自言愛讀吳生詩。以詩勉我復誇我，使我歡樂不自文。使我歡樂不自文，使我樂極復生悲。男兒報國無長計，文章空闊欲何爲。

繼相與論詩：

劉女士原詩及札，今已不可復得，具如上述。茲錄先生答詩四首如後：

### 論詩答湘潭女兒

一  
上古有詩人，君愛屈靈均否？離騷字字幽香，中有芳魂一縷。我曾打槩汨羅，採得蕙蘭百畝，願持寶璐瓊枝，與君爲儔爲友。

二  
中古有詩人，君愛陶靖節否？荊卿一詠瑰奇，孤雲落落誰偶？我曾跨馬柴桑，喚

取東籬菊酒。願隨帶月荷鋤，與君爲儔爲友。

三

近古有詩人，君愛杜少陵否？騎驢飄忽半生，君國一腔白首。我曾荒宿草堂，解衣長望南斗。願繞池樹追涼，與君爲儔爲友。

四

並世有詩人，君愛丘逢中否？漢廷自棄珠崖，十萬雄師解紐。我曾踏雪莫愁，傷心廊廟蕪莠。願將嶺雲海日，與君爲儔爲友。

終則以薦蘿而思託喬木。至於「使君有婦，非某所計」！先生信多情乎。然覓遍先生骨血，則固與「風流」無分。得女士言，十駭，嚴拒之。女士又固以相從學詩請，則又以詩絕之：

再答湘潭女兒

一

此間不合美人居，此間只合老樵漁。一庭春樹啼黃鳥，半畝瓜棚讀石書。想像應如君灑脫，相逢定笑叔迂拘。杜陵詩句平生賞，「落落乾坤一腐儒」。

二

此間不合美人來，此間窮巷北城隈。鎮日生涯多借貸，平居交友只椎埋。菜根白水聊爲飽，幕戶蓬門久未開。敗榻豈宜邀上客，十年妻子但荆釵。

三

此間不合美人留，此間風俗最瀟儻。我輩孱身關世運，斯文定論有千秋。人才寥落羞青史，滄海翱翔羨白鷗。來日生民方大難，與君道義結綢繆。

女士與先生，僅有通函之誼，始終固未謀面。讀「想像應如君灑脫，相逢定笑我迂拘。」句，可知也。憶一日，女士與先生通電話，反復陳列，訊問無已，先生窘極，手執聽筒而顫，不能置答。具如實紀之日記。

（按此則日記，光午今猶能歷歷憶及不爽）。

願自此不爲夫人所諒，督過至無甯日。時先生爲生計所迫，兼授城南稻田女校課。兩校相距五六里，往返皆徒步，不敢坐車，以裕家用。夫人則膽一稻田課表，張貼屋壁。私計先生以何時去，以何時下課，當以何時返。苟一有爽其時者，則大興問罪之師，尋逼至於無地。先生有詩以紀其事云：

先生豪氣薄斗牛，壯語驚人了不一作羞。放學遲歸妻譴罵，捲簾未一作敢半擡

頭。

廚下相逢怒夫央，且一作復寒暄問短長。自笑男兒無血性，煩冤轉眼便相忘。自是凡往稻田及周南女校教課，皆挈夫人同往旁聽，而風雲始告平息。然自讀者思之，則先生之麻煩，皆由自己討來，埋怨他人不待。誰叫先生作婉容詞者！

雖然，讀者幸勿以「溺於兒女之情」疑先生也。先生之學，純以儒家精神爲立場者也。儒家之言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綜人之一生，能篤守此種精神，至呼吸之最後一剎那者，以吾所見，先生一人而已。夫非敢妄言也。先生所發之於詩者，嘗首於夫婦：

排印本白屋吳生詩稿自注，弱歲詩全篇，始於夫婦，終於朋友，明人類之關係也。……

與人論社會人羣之際，諄諄以「不苟於夫婦之間」始：

吳芳吉答慶明書……古之觀人也於君臣，今之觀人也於夫婦。能不苟於夫婦間者，方不苟於社會，不苟於人羣。……

而先生所以自效於世者，蓋反覆以「吾之視世，固如吾之視妻」一語自勵者也：

民國八年己未九月初四日（陽歷十月二十七）日記 上午得樹坤一書。樹坤聞吾在此，頗有朋友之樂，乃大不悅。又謂樹成每週來吾處宿，尤不合理。其爲嫉妬也耶。

抑一時之誤會也耶。平地風波，殊令人不可揣度也。吾自離家至今，目不敢妄視，耳不敢亂聽，心不敢亂想。只是清清白白，了無纖塵。方謂如此情懷，可以對妻子而泣鬼神。乃如冷水澆背，突如其來。以此而要遭怨，真難乎其為丈夫也。吾於情之一字，覺得入世逾久，與世逾公。吾之視世，固如吾之視妻也。而吾妻則不許我之所與妻者，更以與世。嗚呼，吾所以公之於世者，乃觸吾妻之忌耶。午后……中心酸痛，不能作事。……

惟其然也，故無在而不以其情之加於細君者，加之於友朋：

民國五年丙辰九月初九日記 六時皆黑，枯坐長吟。四顧寂寥，遂睡。臭蟲蟻聚，搔癢不遑。掌燈捕之，得五十餘頭。金蘭聞聲至，助吾捕捉。共得百餘頭斃之，令吾駭汗！……金蘭衣寢衣，坐吾床，似欲與吾談者。吾攜燈起，突來握吾手，取燈而去。顧我曰：「夜寒，先生寢矣」。吾怒甚，急揮之出。吾之手，惟樹坤、雨僧、樹成可以握之。未嘗與人握手，以污我肌膚，玷吾所愛者也。憨婢蠢爾！胡亦不自量哉。……

按先生時客直隴  
蒼坪街鄧宅。

民國五年丙辰十月十三日記 午後往烹雪樓飲茶。遙望塗山，半露煙雨中。其隱約深林黑箐間者，成均之所居也。江濤浩浩，奔騰如箭。則自故鄉而來，吾摯愛之樹

坤，所爲汲與翁姑以奉茶湯者也。成均乎！樹坤乎！亦知子之至友，子之良人。登樓而望汝耶？按先生時客重慶。

民國八年己未五月十二日記 午後苦熱，小寐。又思念吾樹坤樹成，爲之心醉。

既起，焚香展讀，乃得拋下。按先生時客永甯中學。

（雨僧卽吳宓，與鄧成均皆爲先生之友，何樹成則先生內弟也。）

加之於弟子：

民國七年戊午九月廿九日記 醒聞鐘報四下，心有煩憂，蟲聲上枕，分外悽惻。

重念口口光午謹案，某生爲先生主講永甯中學時得弟子，時以事令先生失致有可憐曲之作，而放聲一哭云。聞某生今在某軍任職。姑隱其名。一回，而少年，

而中國，而天人學會，光午謹案，此爲涇陽吳宓，與先生等所發起之學。而自己在糾合同志，共以道德事業相勉者也。而自己，不覺淚如雨

下。口占數詩，命曰可憐曲。以璣譜而吹之。卽掌燭疾書曰：

### 可憐曲

嗟乎，竭忠盡智，玉人於才。而人之臨歧，乃不值其一顧，斯人乎，可憐也！然而吾無憾也，悔而已。

可憐肝膽倭錚錚，血淚一腔爲汝傾。斜月涼風仍此夜，耐人咀嚼是蟲聲。  
可憐青眼兩相看，乍得新歡棄舊歡。末造人才誰健者，生生知己在長安。  
可憐歸去道無因，禹域紛馳胡馬塵。憑誰一寸天人願，化作百千萬億身。

以人力  
挽回天

運，以天道啓悟衆  
生，季節之教義也。

書成，回誦數遍，復吹燭就寢。則又念雨僧不置。兩僧雨僧！是乃吾前生後生，  
質生幻生之知己乎哉！於乃吾生知己乎哉！則又淚如雨下。遂於枕上嗚嗚咽咽，爲  
今日少年一哭之。……按先生時客  
永寧中學。

民國九年六月十五日記 得光午自香港舟中一書，情意纏綿，使我連夜思慕，不  
能安睡。一週以來，自光午別後，覺得如有所失，我於樹坤之癡愛以外，要算樹成，  
光午，幾爲吾所一刻不忍分離者。樹成之呼我「柳哥」，光午之呼我「柳師」，皆足  
以使我癡也。案先生時客上海中國公  
學。是年暑假入湘。

加之於家國：

民國六年丁巳四月十五日記 夜中風斜雨細，反覆讀諸國故。帳對油燈，憂國不  
寐。天明，夢見骨凡於漢。

同年丁巳日記 夜思骨凡不寐，家國之念畢至。

加之於鳥獸：

民國五年丙辰五月十八日記 下樓矢足，蹴乳鴨死，碎其頭骨。半晌氣絕。其侶

哀號，徘徊不去。……吾亦泣，爲之廢書。終日快快，夜不成寐。按先生有哀乳鴨文，一  
律情深，文長不錄。

民國六年丁巳三月二十五日記 坐橋頭觀漁。渭中有畫眉，一兒盜之。雖矢其

母，大鳴。吾擬市而歸之，不諾，卒取之去。此誠忍人哉。

吳芳吉聞羊生兒作 東鄰羊產兒，西壁吳生喜。出腹恐艱難，念之中夜起，安然  
聞羔啼，呱呱如孩子。旭日公婆心，送暖到欄裏。

加之於草木：

民國三年三月十三日記 五更遂醒，不復再寐。別無所憶，但聞窗外風吹雨滴，  
雞啼之聲而已。久之，雨聲少止，而風聲頓作，愈吹愈大。覺頭部冷甚，蒙頭而睡，  
終不得眠。然吾此時心中萬分着急。窗外有海棠花正開，酣紅醉綠，恰堪吾伴，吾憂  
其不勝狂風暴雨之摧殘也，耽心之甚，過於相思。甫黎明，一躍而起，倒屣出視，海  
棠固依然無恙。吾於是大喜。……按先生詩客  
嘉定中學。

盛矣哉！先生信以整個宇宙爲其戀愛之對象者也。

按先生與劉泗英書，有云：「雨僧嘗教我處處用情，吾實深許其說，吾近年立身處世，皆守雨僧此訓者也。吾之詩稿，即吾之情史。吾方以多情自蒙，奈何欲寡之歟。吾人不必問情之是欲是理，但求其情之必正必大。情而正大，是即天理。情不正大，是即人欲。所貴善養其情，善用其情而已，非情之足害人也。……」

周易序卦，以乾坤居首。斯其義蘊，則先生畢生情史，庶足闡發而無遺哉！

抑尤有異者，則先生竟因情之所專，壓服痼疾：

民國六年丁巳七月二十二日記 吾恐遺精大發，寢必抱雨僧于札於懷。自信敬愛雨僧之堅，必能壓服痼疾也。終夜無夢。

而其一念之頃，同時有其夫人，亦同時有其友朋弟子。同時有其友朋弟子，亦同時有其家國。

按上所列舉日記，以證友朋弟子家國諸例是。

昔趙孟頫妻管道昇（仲姬）有詞云：「我儂兩個，忒煞情多。譬如將一塊泥兒，捏一個你，塑一個我。忽然歡喜啊，將他來都打破，重新下水。再團再鍊再調和，再捏一個你，再塑一個我。那其間，那其間，我身子裏也有了你了你，你身子裏也有了了我」。

按此詞又作「你儂我儂，忒煞情多。情多處，熱如火。把一塊泥，捏一個你，塑一個我。將咱兩個，一齊打破，用水調和。再捻一個你，再塑一個我。我泥中有你，

你泥中有我。與你生同一個衾，死同一個槨」。

讀者能喻此詞，斯喻先生之愛矣。

憶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九日，先生彌留之際，忽張目視夫人。力疾微笑，以手自按其吻，至再至三。夫人悟曰：「滿屋頭人，不好意思」。時其友湘潭劉樸在側，急揮衆出，讓先生與夫人從容一吻。繼奮呼：「上海黑暗，重慶更黑暗，魔鬼遍布」。聲震屋瓦而沒。此一刹那中，始念其夫人，繼念及社會。精誠所感，可泣鬼神！吾故曰：「能篤守儒家精神，至呼救之最後一刹那者，先生一人而已」。

以上剖析婉容詞作者本來面目既竟，則知婉容詞者，亦作者畢生情史中之一端已耳。是以膠執一義，以衡量作者，厥失之誣。而所貴乎詩人者，信以多情如婉容詞之作者，始克負「宣洩人類之情」之使命。誠以詩人而無極真切之痛癢，則與人類之痛癢何關。抑何貴乎有此詩人也。北京大學教授楊丙辰，右論徐志摩一文，即三致意於「大詩人的實質」者。今取其言，以作吾之結論曰：

「一首詩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點精妙和諧的內心，爲他整個的地盤。而一切表現的精彩，如聲調與形式，俱是要由這一點內心裏發露出來，然後令人覺得他是渾然天成，圓潤精穎的一致的個體。一首好詩，仿佛一顆鑽石一般。一切的精采光華，都要由他那一點堅真晶瑩的內心，散射了出來，纔能覺得光是真光，鑽石是真鑽石！」

「所謂大詩人底實質，除天才原素外，尚須有一番海闊天空的哲識，和對於人生最深刻的認識；及最當的了解全時代的痛苦、歡樂。全民族的、全人類的一切情感，都應當在他的心裏，感覺到，體會到。全民族、全人類心上最幽微的動顫，他都應當一一地捉了來，用最優美和諧的形式，吹噓到紙上頭去，使他們爲他自己的，爲一切人類的，整個時代的一個鏡子，一個返影。在他的作品裏，我們應當每一個人都會發現了我們的自己，我們的環境，我們的宇宙，我們讀了他的作品，我們覺得一切思想志願；整個的性靈；一悲一歡，一喜一怒的情緒；我們想要說而說不出來的話，是怎樣被一個高尚偉大，而深深在我們表着同情的人，給我們置放在我們的眼前；並且怎樣會令我們覺得我們個人的渺小，和宇宙的廣大。因而覺悟到更有何等光明美善的前途，在等着我們！」

「從這一點看，我們就可以知道，爲甚麼人要說『一個大詩人是一個民族中最完全的人，是一個民族裏所開的一朵花。有了他，全民族就爲之增色。沒有他，全民族都無價值』的話了。」

——見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一日，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第二〇九期。

## 庚 箋註

此詩係仿老洛伯詩體而作，通篇託爲婉容之詞，無作者一主觀語。描摹細膩，情韻和

諧。其友戚遠趙鶴琴，及富順陳銓所評，允爲洽當。

吳芳吉已未日記 得鶴琴一書，評吾之婉容詞曰：「纏綿悱惻，不加褒貶，而某生之寡情，婉容之慘怛自見。令人不忍卒讀」。

排印本白屋吳生詩稿婉容詞自註 ……富順陳銓君評曰：「不矜才，不使氣，一任白描，爲某他詩所不及」。

此等詩一涉議論，則味同嚼蠟，一無足觀矣。茲逐首箋釋於次：

第一首——悵望天涯也。

顛連——困苦貌。

不如你守門的玉兔兒犬——玉兔，犬名。兒，親蜜稱謂之尾音。以犬陪襯。犬猶知義，見人不如犬。

殘陽又晚——以興夫心畢竟不回轉也。

第二首——追敘別後守身如玉也。

不敢污容華六句——寫出禮教下，婦女忠貞之典型。

恐怕虧殘大體成瑣屑——婦女務持大體。大體指上侍舅姑，下撫弟妹，接賓客，主中饋也。戒瑣屑。瑣屑指埋三怨四，玩日愒歲，不理家事也。

生既同裳死共穴——夫婦偕老百年之義也。詩大車「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又俗語「生同一個衾，死同一個穴。」可證。

那知江浦送行地——浦，瀕也。詩常武「率彼淮浦。」江浦，長江瀕也。

竟成望夫石——武昌北山有石，狀如人立。相傳昔有貞婦，其夫從役，遠赴國難。

婦攜子餞送於此山，望夫化爲石（見神異經）。

竟成斷腸訣——傷心之訣別也。搜神後記「有人殺猿子，猿母悲啼死。破其腹，腸皆斷裂」。

一回嘗到一煎迫——心如煎沸也。曹子建詩「相煎何太急。」孔雀東南飛詩「逆以煎我懷。」

第三首——述某生學級也。留學得博士，學得離婚，可歎。

一重博士——蜀語謂一個爲一重。

第四首——述某生誤解自由也。

第五首——述某生忘本也。楚囚操南音，不忘本。今之留學生，羨慕歐美物質文明。不知圖強祖國，高視一切，忘其所出，類某生者不少。如彼輩罵同輩人，開口則曰：「你們中國人！」或因座有說外國語之朋友，則不許其滿口土話之黃臉老婆出見，謂爲侮辱貴客者。又如陳衡哲女士，留學界中之負有聲譽者也。乃女士之入成都

也，悻悻於地板縫隙透風，與天無淨雲，謂爲非人所居之地。且狂言四川大學派往飛機場迎候之汽車，破爛不堪。（見獨立評論第一九五期，陳衡哲女士：川行瑣記一文）夫以身負教育重任，以領導全國少年者，乃處處看不慣中國，則根本看不起中國人可知。尙何領導之足云耶。人一忘本，絕無其處。

第六首——示某生之絕情也。

第七首——示某生之負情也。前一首寫其絕滅恩情，不再回心。此一首寫其壓舊喜新，

二三其心。

第八首——反襯婉容有恩於某生且守候之久也。

釵鈿——釵，婦女首飾，兩股笄也。鈿，金華也。陷金於器曰鈿。

嫁奩——奩，音廉。鏡匣也。

空房頑固守六年——頑固二字工妙。凡情之鍾，心契則言動視聽，杯盤床几，無不有愛，而致足樂。心離則視若仇讎，彌增怨怒。愛者愈愛，而厭者愈厭。彌子瑕見愛於衛君，則「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之言出。見憎於衛君，則「是嘗食我以其餘桃」之罪生。行未變於初，而美惡異詞，愛憎之至變也。頑固二字，體貼某生口吻。

第九首——述某生再娶也。自第二首至第八首，追敘半年前，某生提出離婚等情，至此

述某生同窗友面告某生已另娶。第一首即斂得息後，「惆悵不勝情」，「望望天涯雲一片」，以後則「歷歷思來都是恨」，至此又入現實也。

我心如冰眼如霧——心如冰，傷之極。眼如霧，淚之多。

綺色佳城——原名 *Itzeha*，美國城名。

歡度蜜月去——蜜月原名 *HONEYMOON*。條頓人舊俗，凡新婚後，每日例飲蜜糖水，或蜂蜜酒。以三十日爲度。故相沿稱新婚後首月內爲蜜月。此月中新夫婦必出外旅行，謂之度蜜月。

第十首——述婉容之驚絕也。凡人得不幸消息，往往目瞪口呆，半晌不能道一語。「應半聲，先生勞駕，真是他否？」閒極，亦癡極。女子口吻，唯妙唯肖。

第十一首——婉容眼中今昔之感也。借小姑之天真，道出婉容境遇之淒涼。言之者無意，受之者難堪。筆亦繪聲繪影，令人酸鼻。「按天真之小姑，可當西語之 *enfant terrible*，意爲「說話天真，令人難堪的小孩」。

第十二首——婉容今後之難處也。怨而不怒，何其溫柔敦厚也。何人生之艱窘若是也。何世間之涼薄若是也。字字珠，句句淚。

第十三首——婉容之決心自殺也。一個免掛牽，憤極，重句。有千鈞大力。凡人當自殺時，生死之際，決於俄頃。此寥寥四十四字，設身處地，於情緒緊張中，表出三

個轉折：始思薄情世界，何須留戀。繼思媽媽尚在，何敢言死。終思死雖是冤，一生也成怨。於是其死志決矣。通首無閒字閒句，增損不得。

第十四首——婉容將離房中情況也。睹物思人，對鏡興悲，誰不爲之下淚。

如何週身冰冷尚在者。綃——羅，絲織物，輕軟而有疏孔者。暑月服之。綃，音消，生絲也。婉容投水在夏秋之交，故尙<sub>義</sub>羅綃。中心橫絕，故週身冰冷。

第十五首——婉容經後園之情況也。

瀼瀼零露——瀼，音擾。平聲。瀼瀼，露濃貌。詩「零露瀼瀼」。

一瓣殘月冷掛離邊墓——殘月掛墓，寫將死之淒涼也。冷字工妙。

可怕早強梁追赴——強梁，猶強橫也。老子「強梁者不得其死」。

你偏知恩義不忘故——極寫人之無情，不如狗也。一句重疊，韻味深遠。

第十六首——婉容至江邊也。

攪亂心情慄——慄，音素，誠也。漢書周陽傳「披心腹，見情慄」。

那不是我的阿父——人窮則呼父母。婉容父已死，正是見神見鬼，惴惴迷離。

杖履冉冉——履，行也。冉冉，疾行貌。楚辭離騷「老冉冉其將至兮」。

第十七首——婉容投江也。

白楊何枒枒——枒枒，音牙，猶杈枒也。枝柯歧出之貌。此著有微風意，故下云

驚起棲鴉。

正是當年離別地——悲劇之所始，悲劇之所終，相爲映帶，文思最密。

我喉中梗滿是話欲語只罷——一腔憂憤，無處發摑，只好殉情。中國婦女之可風，卽在其纏綿婉轉，而不以怨報怨，忠厚之至也。十一字沉痛。

你好日還家好自看家——死者人，而生者犬，故作呆癡之遺囑，傷矣！

一刹那——梵語，謂頃刻也。大藏法數「一念中有九十刹那；一刹那中有九百生滅」。

碎磅——物墜水聲。

鑿鑿——音湯塔。木鐘鼓聲。此借爲岸聲相答也。

息息索索——尸沉水底，河沙上浮，與水磨擦聲。

野闊秋風緊，江昏落日斜——一律寫出野闊江昏，月斜風緊，人事去矣，悲哀永留之象。氣象宏大。以喻人間悲劇，正不必婉客一人也。先生此詩，表現離婚如兒戲之五四時代，至是始詣其極。

(完)

詩  
錄

題手冊詩

張一塵

巴渝三駕作飛仙，每憶申江別緒牽。老驥長鳴撐健骨，哀鴻苦笑聳吟肩。生於憂患渾無礙，洗盡浮華大自然。讀罷諸公酬唱集，青年盛會變童年。

自箴

張瀾

立德立功在汝爲，人生富貴一何奇。山移志定無愚智，水落痕殘識盛衰。老大甯遮日新路，憂患正是天助時。不須篇簡求箴訓，此語書之座右宜。

詩

錄

吳碧柳挽詩

胡元倅

以身殉學先吾死，果力精心愧不如。  
迴首昔游餘隱痛，秋思涼露檢遺書。

查災所見

彭允彝

赤手無寸柄，相約察災情。不辭緼袍敝，謬參狐貉輕。  
黃子計行路，驅車去寶衡。朝發長沙道，暮宿桃花坪。  
一意避驚擾，竟來鄉長迎。晚餐未及餐，哀訴不停聲。  
凌晨出館門，聯翩武邵行。武邵一河隔，災象不均平。  
武岡建新路，民得工代耕。邵陽不如此，戶戶困窮城。  
穀荒乃錢荒，無錢更不生。回車青樹站，山行極崢嶸。  
籃輿向永豐，陰霧鳴倉庚。鳴聲一何急，催耕雨不晴。  
春寒陌上道，所見皆流氓。青樹已無皮，永豐祇虛名。  
衡陽七都

地，到處食無粒。衡山亦同此，形如滕薛爭。一行經五縣，計里

數百程。炊米僅甲乙，

抽查一百餘戶僅見食米者二家然中皆參混雜苟非全米也

聚簇呼癸庚。空空如

罄懸，田荒猶蔓縈。僵者死無棺，存者筐無盈。露宿地作床，日食無爲羹。更有觀音泥，珍如餐黃精。又有夏枯草，果腹同菊英。災民伏道旁，一一泣訴呈。喚寫十幅圖，圖中見分明。殘老盡顛頓，幼弱多裸裎。壯丁把鋤犁，苦難枵腹撐。况復值淫雨，秧穀盡欹傾。今歲難東作，去歲歉西成。水旱相頻仍，丁令復丁令。欲出官有禁，欲留身無營。減食竟溺子，絕糧仍苦征。十室已十空，觸目心魂驚。我爲述苦詞，代彼哀哀鳴。仁者感鄙言，萬家枯復榮。當軸夙慈憫，佇看恩惠新。回此大地春，賴有格天誠。天人互相應，仁善召祥禎。

謁船山祠

宗社無餘土，遺民結草堂。泉林託孤抱，風雨泣孱王。漢族衣冠古，名山翰墨香。痛沈三百載，墜緒起蒸湘。

謁嶽鵝藏經殿

山半藏經殿，登臨契夙心。佛燈承六代，寺木邁千尋。笑語禪機活，林巒春意深。回頭真福地，

臨行王君蕪川劉君邦銳走送曰回否  
住僧笑曰回頭好詞旨精隹令人心遠

洗慮鵝

青岑。

宿上封寺

塵世絕聲聞，溟濛鳥失羣。攀行廿里路，踏破一山雲。清磬墮寒碧，危樓帶夕曛。老僧多妙語，相對挹芳芬。

乙亥秋偕何特劉策周勃蕭鑑諸君子赴南嶽視察絡絲潭水利工程

循成承秋

絲絲不斷嶽中泉，入石穿雲連復連。爲闢蠶叢冲水碓，徧霑膏沐有梯田。

趙公珍重在山泉，前省長趙公夷午定以上海旱災義賑會賑款於此潭相地建閘並得以工代賑建閘爲堤策善全。大旱出爲天下雨，願將功力繼吳錢。

### 登祝融峯

祝融峯上更無峯，七二名峯此獨崇。噓氣爲雲常作雨，志載峯下有雷池求雨輒應擎天支柱慣當風。上封寺住持寶生擬於峯頂建通風臺爲之另進一解俯臨五水如朝會，統攝羣靈失長雄。南嶽而今多景象，何須往事說韓公。

### 祝融峯觀日放歌

峯東舊有望日臺毀去今湖北主席張岳軍兄新建一亭距舊址數武

地軸盤旋東復東，朝上夕下雙球紅。西下地匪低，東升地豈崇。員儀往復分晝夜，向日背日光明蒙。余登祝融頂，馮虛駕長風。

呼朋據巖觀日出，四顧天地猶溟濛，倏忽雲霞炫異彩，一輪湧出升蒼穹。羲和馭日其說空，霄漢捧日其勢窮。靜觀朝旭始，還念夕陽終。凜乎日乾乾，煒矣光瞳瞳。壽嶽之壽與天同，蒸湘之深蛟龍宮。澈上澈下兩無極，性體充塞玄宰通。吁嗟乎誰是聞雞起舞雄，一時炫耀毛羽豐！當茲天海昭融際，幾見清明在汝躬。

重遊藏經殿

前度藏經殿，今番氣象添。不因秋肅殺，依樣色莊嚴。石骨閒花靜，山腰細草粘。四時生意滿，靈耀覆飛潛。

過獅子巖

獅子巖前率舞亭，

亭爲今蔣委員長新建

巍巍峙立俯羣靈。會當一吼驚天下，

收拾河山萬點青。

遊水簾洞

千古此靈洞，巖扉掛水簾，由來無啓閉，何事計涼炎。息息風波外，源源晝夜兼。登臨多妙悟，一念一回瞻。

往福嚴寺經羅漢洞

羅漢本無諍，果腹應自訟。乞食門不開，

俗傳昔有乞丐藏洞中每於福嚴寺僧飯後竊食炊者恆不知飯何去也後偵得之

將洞口塞閉而周九煙游記則謂洞中相傳有五百聖僧居之日飯於福嚴寺飯罷輒隱去主者疑焉跡之自是不復至有巨石塞洞門口石自內出如扇鑿然二說未知孰實胡爲受人供。

紛紛肩上行，

山體形同羅漢左方關路恍如肩上行

默默心中誦。破衲已無全，自了終何

用。頻將笑口開，似知人力重。我告王居士，速爲補衣縫。

王滿川居士任

南嶽管理長有整理全權

還彼相莊嚴，坦途煩發縱。廣行菩薩道，人我一體共。

憩福嚴寺

棋局前塵影，

志載慧思禪師一日登祝融峯與嶽神會棋神揖師曰師何來北歸然福地留。師曰求檀越一坐具地神曰諾即飛錫以定其地即今福嚴寺

詩

錄

宗開吞佛口，

傳燈錄載誌公常化衆生師報曰三遣人問師（卽慧師）曰何不下山救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有何衆生可化

勝紀宿雲樓。寺

檜千年古，巖鐘萬壑秋。我來頻觀想，啓請說從頭。

歸途觀白龍潭

潭上何時起白龍，慣爲霖雨澤三農。秋高石出深深見，隱約雲從壠底封。

巨浸非關斧鑿工，層巒疊嶂自相通。欲憑一洗塵昏氣，端賴神龍起陸功。

閒居

結廬城市外，聊自續弦歌。春到一庭綠，年侵兩鬢皤。據梧頻掩卷，當戶久張羅。回首前塵影，無心問斧柯。

終日坐幽敞，閒情共薜蘿。陰晴雲幾疊，朝暮鳥重過。牆短迎風

急，樓高得月多。扶欄一憑眺，綠色壯吟哦。

### 曾侯篇

章士釗

纏蘅善名理，腹笥擅雅記。昨夜揮麈尾，談聞頗有致。王翁謁曾侯，慷慨陳時事。曾侯敬愛客，設坐近窗次。窗樞塵翳翳，麻紙略相類。客談正風發，主人作遊戲。手畫窗塵間，回環無數次。客去人窺窗，歷歷是妄字。曾侯平大寇，幕府足才智。造次陽秋明，世人那知意。杜牧號罪言，賈生動垂淚。安知不爲妄，千古徒遐思。文人好議論，縱橫重意氣。一着牢記之，先爲聞者地。韓非說難篇，其中有精義。

### 曾李篇

南京方叔章，語我曾李事。李侯居幕府，蹭蹬不得意。夤緣歐陽

生，展轉求自試。篠岑故長者，當時掌書記。雅與曾侯善，執論兩無忌，曾侯好水煙，舍此百可棄。撚紙作細股，善談得佳吹。一日篠岑室，李侯苦垂淚。主人捧煙筒，透遲且來至。李侯避小閣，屏息欲無地。側聽賓主音，似說蘇州使。時議主平吳，使來索大吏。幕下客三千，急難才不易。篠岑從容言，李廣蘊大志。才氣信無雙，可以登高位。曾侯嘿無語，噴煙動遐思。發語先有聲，嘖嘖成兩字。道是飢依人，一飽且揚翅。語已逕趨出，落落了無異。豈其呂奉先，養鷹有疑貳。未聞慕容垂，此語有別義。天下事大謬，惟親乃知趣。篠岑揖李侯，謂且於子利。李侯唯而否，真意無從覩。篠岑夜不寐，勤勤草奏議。盛推臣鴻賢，拔擢應不次。吳事急如火，奇才大非易。草成立拜發，激箭速不啻。

曾侯知己遲，微微欲翻議。排單五百里，快且失追騎。曾侯善成美，遂令門生帥。未久蘇州城，李侯膺重寄。巍巍中興業，歸有有氣誼。倘非歐陽生，大事亦虧篋。元戎審將才，君子重名器。賢者取予間，突兀乃無類。

喜夷午至長歌勞之

三年不見趙夷午，今日相逢渝州郭。爲言來自永州城，衡陽一路行郭索。桂林轉向雲海遊，昨到渝州剛日落。渝州近事且莫問，明月在天風在壑。獨逢故舊滿街走，始信巴渝已京洛。君自湖南來，應知湘事略。欲語淚先零，國計那可藥。湖南生聚三百年，中間未許紅羊虐。蕭曾道踣賊宵遁，父老豔說天心閣。長沙爲我釣遊地，書生盡有元和脚。北城甲第南城塵，恬靜闌煙兩無惡。

自君從政尤整飭，趙家風範襄陽郝。我生浪迹偶還鄉，本邦樂土無其樂。前年七月抗東寇，轉陣委蛇重湘鄂。湖南上遊根本地，主將聲名齊衛霍。如何賊蹤三百里，大營倉黃議師卻。師卻未足還縱焚，周瑜灼人我自灼。長沙一炬天下驚，不比咸陽三月弱。火陣合圍豆在釜，小人蟲沙君子鶴。湘士荷戈近百萬，室家先亡手空搏。長城自壞事已陳，何用當官爭鼠雀。此事詢君君意溫，答言十室猶一存。湘人負重卒無藝，何有區區窗與門。曠觀一事足深慮，有吏捉人到處村。用兵本計未可亂，只憂民變不憂冤。差幸湖南年穀豐，家家旨蓄無西東。洞庭湖田但可保，樂民轉釀應無窮。如君忠厚前無古，甯人侮我毋人侮。我聞君語愧不如，國士無雙趙夷午。

石道生返香港詩以壯之

楚東有一士，觀國來巴嶺。吐論有本末，制行尤峻整。與君晤對久，可得動中靜。吾生好疏懶，君視若雋永。多君敦古義，迹合如張邴。吾不往拜君，君亦不見眚。友諒吾得之，多聞君何領。交情自此見，真意在人境。願君足才智，夙抱未一逞。五侯盛當時，而君翻成瘦。願君尙披豁，爲國求自靖。用世不世用，一義應深省。恥明當見秦，知希且思郢。東坡賈生論，其說吾敢請。潛虬養怒恣，鷲鳥生寒影。古來難才大，時違不妨屏。君今返海隅，庶免風露警。冲天會有時，旨蓄豈畫餅。天生俊物俊，非必付箕穎。委曲君喻之，君行吾何梗！

東馬一佛

詩

縱使文翁不剖符，尙緣教化到成都。文章馬氏初無兩，

天下文章盡在馬氏謝无量

詩酒嘉州應不疏。

工部寄岑嘉州詩  
斗酒新詩終自疏

憶昔海隅曾接席，

廿年前在上海  
在無生家相遇

祇今烽

火強傳書。譙徐一日元非遠，徒使吟情想像餘。

贈力子

從古書生業，如君有幾多。專城秦社稷，祕監漢山河。灑落今依舊，艱難奈若何。未知邵夫子，擊壤向誰歌！

贈王平秋

早歲聲華遠，丁年意氣高。遺辭如快剪，析事到秋毫。國士衰時見，中原軍務勞。似聞胡馬盛，君不在臨洮。

贈叔桓

十五年前舊約殘，公私戎馬百艱難。重逢首誦錢神論，腸斷雲南

殷叔桓。

高牙昔日下梁州，亂後重來已白頭。料是江山無着處，亭林遺老邵平侯。

答叔桓

山東老馬力雖殘，取道山戎尚不難。獨嘆蚩蚩偏左衽，未知天下有齊桓。

絕佳風物古渝州，故舊相看各白頭。開濟豈關吾輩事，紛紛年少

已封侯。

來詩有漢室未興悲白帝  
不堪辟穀愧留侯之句

自贈

時被選爲國民參政會  
參政員將赴會武漢

李元鼎

不索長安米，田園得暫居。中樞起幽滯，一念及樵漁。口舌知無補，聲華歎久疎。國家正多難，此去意何如。

苦雨詩三首

滿目皆兵象，一秋陰雨餘。誰能塞天漏，直欲蝨民居。對案驚投箸，當檐悶作書。腐儒有何策？幸免歎其魚。

積淖填門巷，寥寥人客來。偷閑床下犬，得意院中苔。酬答聊裁句，牢愁數把杯。何當洗兵馬，天道信悠哉！

巷柝鳴何急，堦蛩響欲沉。簷聲入夢永，人意與秋深。已近授衣節，誰存挾纊心？愧無鞋一屋，折得許多金。

自省垣歸荆姚省妻子時將赴重慶國民參政會

旬月重行役，歸來且問家。長風送急渡，驟雨滯輕車。遠樹如相引，層雲故欲遮。路難惜馬力，天外夕陽斜。

月色朦朧裏，歸車門巷迴。衆雛睡爛漫，羣犬走低徊。庭樹森森

立，家人款款來。兵戈歎未已，息跡亦難哉。

春日偕望塵敏生仲呂遊杜子祠

投劾歸何晚，摳衣拜拾遺。頻年憂國淚，隨處洒公詩。亦有白楊感，幾同青坂悲。兵戈迫身世，粲粲鬢成絲。

少陵原行簡同游諸子

少陵原上杜子祠，霜天林莽多幽姿。祠東湧出三藏塔，青山白雲共合沓。城南韋杜天尺五，富貴聲華今何許。緇衣圓寂布衣老，鬱鬱終南相終古。壯歲昔游恍如昨，載酒裁詩良不惡。兵戈俶擾二十載，後先同游幾零落。今歲歸來重到此，白頭無限傷心事。花開不似舊無賴，驚心烽火照桃李。白楊蕭蕭愁殺人，陳濤青坂悲如新。三川城郭化灰燼，燕雲千里重糾紛。裙屐風流豈吾事，

坐令神州幾陸沉。夷甫諸人何足責，嗟二三子誰逃垠？  
緜緜神理緜兩公，願起九原一具陳。秋菊春蘭長無絕，  
忍教非類汙明神。

憶城南

近得城南訊，繁花旦夕開。老猶春與競，閑可物無猜。  
鳥語嚶相和，山容笑欲來。何當命儔侶，載酒此徘徊。

贈三台東北大學

黃炎培

當九一八難作以前，因事赴日本，道出瀋陽，見方剛迎居東北大學教授住宅者旬日。  
頃又以方剛故，來三台參觀。青青衿佩，杳杳河山。鏗然壞壁之金絲，燦若墜灰  
之圖籍。斯地何地？彼時何時？繞朝有策，空迴海外之帆。庾信無歸，再綠江南之  
草。一成一族，可泣可歌，悲喜驚憂，百端全集。率賦一律。

不歸夜鶴遼城寂，無限春鶻蜀道悲。一例山川號天府，十年子弟

愧人師。諸生吾與俱東耳，彼虜天其弗相之。莫競空談須實力，當年斷尾憚爲犧。

三台卽事二絕句

曲曲渝江遠際天，東山寺檻俯平川。尋常勝地因人重，競說東坡洗研泉。

別有琴聲度水來，綠陰斜日講筵開。令威歸挾春秋筆，城郭人民

盡史材。

東北大學丁丁山教授方假琴泉寺修歷代藝文志

潼川鹽務局後園有梅云是唐時物題壁一絕

人品貞同寒歲柏，園花豔說古唐梅。惟鹽調得酸鹹味，若作和羹爾有才。

二十八年端午節適過常城正敵機轟炸之後屋燬殆半人死傷逾

千居民沉痛激昂尤懷令節詩以紀之

仇整

武陵故郡怕重來，城郭人民幾劫灰。戰伐頻年家半燼，燒夷此日骨成堆。倉皇令節猶懸艾，顯浦之際殘餘人家猶未忘懸艾偃蹇征途欲舉杯。角黍未忘荆楚俗，龍舟寂寞笛聲哀。

臨泚聞機濠河望火口號四絕

臨泚渡口吏喧騰，軋軋機聲天際來。驚起同舟行住亂，老夫心事欲成灰。方停舟待檢忽覩敵機十餘架西來同舟數百人舉動輕率爲之痛歎

紛紛江濤亂驅馳，婦孺顛連任所之。誰遣竄身泥濘裏，天蟻來去正無時。敵機來去無常人亦行止不定

無端北顧煙塵起，衆說紛紛指邑城。晚過濠堤搔首望，火光紅照半天明。敵機轟炸湘陰遠望全城大火

將軍故宅在西門，曾寄楹書萬卷存。秦火可憐同一炬，當年辛苦

豈堪論。鍾軍門故宅在西門正街余藏書均寄存於此

答盧六參政議席見贈之作原韻

李仙根

陳詩君有志，結習我難除。一擲金非重，千章玉不如。滔滔看舉世，渺渺正愁予。報國應償願，置身今要樞。

背水陣歌

曾琦

座客且勿喧，聽我按劍慷慨陳一言。昔有韓信善將兵，置之死地而後生，背水爲陣摧勁敵，一戰功成四海驚。又有苻秦犯江東，投鞭斷流氣何雄，謝安布陣迎淝水，却敵威名震八公。更有金亮下江南，南宋君臣食不甘，采石磯頭一朝捷，允文千古號奇男。由來中夏稱天朝，四夷臣服孰敢驕。君不見漢逐匈奴開西域，論

功何止一班超。又不見秦起長城阻胡馬，萬里長令漢幟飄，雄風漸替不如古，戎心頓啓來相侮，猶能背水立奇功，幾使胡馬盡爲虜。背水之陣本無難，背水之訣在心安，破釜沉舟斯必勝，跋前疐後轉無完。嗚呼，背水之歌止於此，背水之陣今方始，起視神州滿戰雲，愁看邦家亂未已。我雖文弱擁書城，會當投筆學請纓，枕戈躍馬沙場去，要向東瀛斬巨鯨。

中華航空歌

民國肇基逾十稔，內憂外患嗟孔多，尼山望魯徒興嘆，手無斧柯嘆奈何。國事前途滿荆棘，國勢日下如江河，諸君漫憂亡國痛，聽我試唱興國歌。興國之道本無窮，挈其大要首航空，航空之說我所創，古有列子能御風，西方學者精其術，遂令人巧奪天工。

亦有飛機似遊鳥，翱翔天空何縹渺；亦有飛艇似行船，煙波萬里自回旋；有時運輸載遊客，崇山峻嶺無能隔；有時施用爲國防，強兵勁旅莫敢當。習斯術者多少年，考其志趣勝前賢，輕生冒險真豪傑，騰雲駕霧活神仙，破浪還思擬宗慤，乘槎何祇邁張騫。我生自愧老書林，報國空懷感慨深，裹屍馬革伏波志，埋骨沙場定遠心。由來中夏產英雄，泱泱大國有雄風，但得航空千萬隊，會制倭夷東海東。

冕甯途中悼石達開

林虎

山河百戰效精忠，隻手難回造化工。天下興亡都有責，敢將成敗論英雄。

吉心溝卽景

詩

錄

兩壁高懸似井中，迴環石級路難窮。幽泉岩洞隨緣賞，野草山花到處逢。盛夏長途無烈日，端陽時節有寒風。行人滿腹牢騷意，都被啼猿一掃空。

頤和園萬壽山

錢公來

偃山金碧起瑤宮，西后當年儘自雄。萬頃滄波荷半面，幾艘畫舫蕩西風。

六十七歲初度

褚輔成

一年浪迹歎萍漂，歷數行程萬里超。三峽舊游曾遇險，七旬巡視敢辭勞。伏波到老猶稱健，馮婦重爲那解嘲。與日偕亡期已近，差堪自慶酌春醪。

韜奮電勸休息聞大場我軍有於今午向南撤退消息

舊作

沈鈞儒

孤女思母泣難已，我亦徬徨失所依。好友叮嚀囑早睡，一時羣感繞牀飛。

前綫支撐拚血肉，吾儕安穩飽魚蝦。痛心十萬犧牲者，俯仰深慚尙有家。

滇越車中阻雨

任鴻雋

奇山起天南，峻拔極萬丈。窮巖與絕壁，攀躋何由上。唯天有設險，人力誓與抗。鑿空出飛車，往來雜犴。天意固叵測，俄頃倒狂浪。一石落當前，衆客盡惆悵。我坐縱遙觀，此景殊清曠。雲來嶺樹明，雲去溪聲漲。顧盼忽驚奇，長瀑樹遠嶂。首尾互隱見，神龍差可況。遠行且莫悲，好景故須賞。淹遲動客愁，吾駕其焉枉！

遊三遊洞

案牘塵勞一例刪，征帆纔卸又吟鞍。  
看殘薊北重陽雪，來訪鄂西  
雨後山。泉水久同人意澹，石梯欲試足腰頑。  
臨流政有垂竿願，  
一棹南津許往還。

登山海關見琴亭

策蹇出天關，重城有無間。  
樹濃村畔水，雲淡雨邊山。  
語燕飛初穩，盤鷹意不閒。  
愁心將倦眼，冥坐對潺湲。

故鄉

游滇南作

江恆源

故鄉也有好湖山，萬頃波光接翠嵐。  
一自江淮滿胡騎，空教夢裏  
唱刀環。

滇黔道中

西南開發幾何年？赤土都成上上田。一路山花看未了，斜風細雨過車前。

環抱滇池萬疊山，雲南風物似江南。桃花未落桐花發，到此剛逢三月三。

尋子吟

陳豹隱

聞說嬌兒已陣亡，長官何故不聲張？遺孤老母無生計，逼得哀哀訴上蒼。

代答

哀哉老母爾何知，今是男兒報國時。休問前方生與死，榮名一樣到宗祠。

馬場坪

詩

錄

七五

蕭蕭爬山行，山高路不平。身揜軍械重，目送卡車輕。那怕草鞋灼，行看秋日傾。只憐抗戰侶，疫死馬場坪！

青神夾江道中

楊子毅

羊腸小道出青神，雨後溪山似送人。夾道竹松參白蠟，老蒼嫩綠喜逢春。

浩浩岷江水

浩浩岷江水，沿山曲曲流。世方矜技巧，直道共誰由？  
浩浩岷江水，無灘不急流。萬邦均猛進，甯許獨優游！  
浩浩岷江水，涓涓不息流。路遙須續力，莫問幾時休！

都江堰索橋

竹編長索組成橋，古代神工近代超。更向江心擎一柱，緩衝橋畔

去來潮。

果玲師以詩鈔見贈附紙索詩

烽煙隨馬過榮州，大好春光動遠愁。爲向民間探疾苦，先從石室訪名流。固知早謝塵寰事，還冀同肩國族憂。痛飲黃龍盃酒後，收京文就再優游。

英靈

董必武

泱泱古大國，衆志已成城。勢必驅胡虜，人思返漢京。鼠狐安敢阻，刀劍各爭鳴。英靈如不昧，鳴綠奠三觥！

渡瀘水

李瑛

東行無計又南行，國破真難著此身。五月渡江尋漢節，十年磨劍問夷情。傷心熟地成荒土，照眼罌花占小春。弱俗可憐兼敵政，

諸公漫說濟斯民。

過大相嶺

大山險巖小山荒，苦我輿夫欲斷腸。一綫中通行惻惻，千年寶藏語茫茫。遙憐漢使開邛笮，忍棄燕雲事鬼方。夷衆歡呼休放胆，籌邊不易費思量。

過小相嶺

盡日山行節候遷，晴經冬夏雨秋天。雲停峻嶺疑堆雪，輿過深溪似渡船。亂石嶙峋荒草路，小花紅白嫩蕎田。最是前坡風物美，綠陰深處自在眠。

薄遊長安登慈恩寺浮圖懷古有作一百二十一韻

常乃應

終南孕萬奇，渭水拊其背。長安蟠當中，鬱鬱成名會。城南天尺

五，文物古尤萃。披圖斬草萊，往往得廢寺。慈恩獨巋然，雁塔最靈異。門傳法相宗，構自貞觀季。當時大唐業，包舉跨百帝。煌煌天可汗，聲教訖四裔。葱嶺一丘陵，流沙小如礪。使者王玄策，扶危定隣位。中印故脣齒，相煦若魯衛。從來震旦法，多自竺僧賜。英師獨奮迅，志欲造深祕。仗錫叩西極，飄飄隨所至。窮經那爛陀，戒賢得親侍。終持驪珠歸，探頷伺龍睡。椒塗方寂寞，流慟滿遺榼。淒涼哀蟬誄，惻惻望陵意。人人有此恨，貴賤無二致。至情中蟠結，生死兩不棄。遂假青宮名，梵宇起宏麗。欲仗佛恩慈，解脫愁滋味。且集安福門，千官同奉詣。大德五十名，羣僧三百輩。太常九部樂，魚龍千幢戲。繡畫五百軀，羅幡三百事。中書導褚令，英趙同引旆。正殿陳像設，別廡供舍利。

燭銀灼燿煌，注鼎吐苾沸。十方衆善信，闐咽傾邸肆。樊師據上座，神靜氣彌粹。繁辭擷其英，要言在不費。五十一心法，指點沁肝肺。要轉賴耶識，而入圓成智。退休繙經院，心力寄文字。貝葉手自攜，聲音通鞮寄。弟子基與測，勝義助述記。三乘辨有無，十地剖次第。維時方太平，海甸正澄霽。至尊偶稅駕，別業此共憩。二雄皆天人，耦俱乃並世。世法出世法，同住第一義。古來無上道，本要英雄器。想當會心處，無言但微契。一龍獨升天，斧縱傷質逝。至人雖無情，知己或有涕。浮圖蠹高旻，嗣皇表孝思。霜天偶鴻棲，遂以雁爲識。巨手河南公，補石證交誼。至今聖教碑，共塔兩不廢。風流逮開天，盛概猶髣髴。曲江千悵宴，花下盛游騎。詞人每接席，觴詠代修禊。題詩首岑松，鼎足

得薛尉。三子詩中龍，甫也尤大備。平生憂國意，所在露篇次。登臨此冥搜，秦山愁破碎。回首蒼梧雲，茫茫但一氣。山河有改遷，象法有成壞。悠悠千年來，勝蹟幾隆替！如何流俗人，惟曉題名誌？我來值仲春，協氣始霽霽。潛陽蘇坤膏，歷落發羣卉。鱗浮介亦伸，百羽競新疇。道旁桃李花，一二趁姿媚。旅遊及佳日，攬古此留戀。入門覩突兀，四角猶唐製。擢莖託喬基，累巒起層砌。朱陽赫莽榛，仰見飛樓勢。攝衣逕攀躋，每上氣愈銳。蟻旋窮其巔，疾若鼠走隧。幽星互連躡，流景耀虧蔽。排雲望重霄，欲奮苦無翅。陂陀閱岡阜，遠近勢鉤帶。華田錯陸離，虎路去迢遞。秦川渺平綠，鄂杜久荒穢。小雁獨翩翩，西陪若稚弟。巨靈開哈呀，三峯長轟厲。一河帶封疆，萬里猶鼎沸。嗚呼觀覽

餘，撫事幾增喟。向來池館跡，想像風雲薈。山川自洪荒，今古豈睽戾。云何寂雙林，寶氣竟終闕。君看大道旁，累累若蛛綴。喧蜂排成衙，錯落各爲隊。遷鶯出高岑，鍛羽下林翳。麋鹿走中原，皇皇屢顛蹶。或軒昂如鶴，或索落如蟹。或蹲如怒獅，或奔如渴驥。或如曳尾龜，或如閉殼蟻。或如抵觸藩，或作蛇遺蛻。殊形而異觀，俯仰極百態。各專一丘壑，畫地聊自恣。方疑趁春晴，斗酒互勞慰。清明上河圖，好事此摹繪。豈知秦婦愁，乃在杞天墜。地險不障天，雄關空百二。蒼生若螻蟻，苟活在草際。我亦亂離人，年來飽艱疢。飄零江漢舟，搖落關山驛。巫峽險屢經，蜀道愁無寐。錦城春色道，白帝秋風厲。去冬謁草堂，同遊孫俱工趙毓松易君左。詩靈去杳冥，潭影空澹澗。兩年別老親，十口

寄弟妹。北征度秦嶺，妻子同爲累，劍門高兀兀，柴關甚幽邃。  
尙聞河陽師，時見石壕吏。流離空皮骨，家國一憔悴。驚心戍角  
悲，照眼繁花淚。迹其所經歷，往往與杜類。獨憐無健筆，不得  
窮刻畫。豈惟失鯨魚，亦復愧翡翠。未窺七祖禪，敢擬稷契志。  
酒盃愁不寬，詩律晚未細。平生太瘦生，一事聊得覩。亭亭日正  
中，塔影圓在地。冥心肅百念，彷彿與古對。古人去我久，精靈  
終不昧。會看石馬趨，一掃毒龍獠。塞驢過滄原，再薦中興祭。

偶從

左舜生

偶從離亂得優游，心境恬於不繫舟。四壁圖書數行竹，忍拋紅袖  
覓封侯。

盧前

書張表老自箴詩後

前席初陳政，精誠照古今。食辛貧豈病，履薄慮彌深。卽此移山志，從知入世心。日新圖自助，語願共書襟。

蕭爽

淅瀝沙坪雨，虛窗夜納涼。鬧蚊隨扇棄，促織傍機張。渾沌歸諸靜，沈潛信有常。莫言心境裏，蕭爽亦秋光。

得蘇厂香江詩次韻答寄

終期夸父收江海，舉室投荒未足哀。鏡裏星霜兩鬢角，夢中煙雨舊樓台。九艱前路知無盡，百鍊初心肯自灰。慚報故人惟此語，開緘時復近深杯。

詞錄

浪淘沙

題彥威杜牧之年譜

馬一浮

醉語見天真，龍性難馴。笙歌粉黛恰相親。底事一磨江海去，刻意傷春。易盡百年身，吹夢成塵。昭陵松柏久爲薪。惆悵樂遊原上句，分付何人？

龍山會

戊寅九日檢生回社招飲各賦小詞用趙虛齋韻

賈鶴亭

喜得無風雨，拄笏朝來，爽氣生眉宇。平生輪指數，禁幾度，對酒高歌金縷。兵火正漫天，南北遍燕齊吳楚。算年年悲秋，不似今年更苦。吾儕社以漚名，易滅還生，恰又萍蓬聚。登高須

有賦，君不見結綺臨春塵土。嶺海乍歸來，猶記共榕陰日午。且相將徙倚危欄，南雲凝佇。

滿庭芳

張孟劬

照野江烽，連天海氣，物華捲地休休。殘陽一霎，怎不爲人留？幾點昏鴉噪晚，荒邨外鬼火星稠。傷高眼，還同王粲，多難強登樓。驚弓似塞雁，林間失侶，落影沙洲。便青山縱好，何處吾邱？夜夜還鄉夢裏，分飛阻重到無由。空城上，戍旗紅閃，白日淡幽州。

一籊金

題總承藏百卉園時彥書札

石叢素

瑤札瓊箋餘幾許？煤麝流芬，曲曲傳情緒。馬背船唇難久駐，江東渭北思雲樹。展卷依稀逢舊雨，字裏行間，總是同心語，吩咐紅蟬休暗取，箇中多有滄桑句。

金縷曲

題總承藏其亡師李審言先生許手札百通

遺札淒涼讀，有侯芭心喪未已，暗儲篋籠。才擅青蓮憎命達，贏得窮愁萬斛。歎字裏重重悲哭。寫出頻年柴棘恨，想當時摺疊腸回轂。燈影下，兔毫禿。

文章耀世騰芳馥，賸瑤箋含辛貯苦，言情更篤。後顧蒼茫多少事，一點靈犀盡掬。怕血淚依然盈腹。福地瑯嬛歸去久，阻鴻魚盼斷瓊霄目。留百紙，寶金玉。

南鄉子

流來觀在巴東江水間

王陸一

山影濯雙江。樓觀飛波樹幾行。雲泛千岩三峽近，蒼茫。月上秋篷水淡黃。朝暮見瞿塘。白帝灘聲響未央。井底公孫千載事，悲涼。不定西南是洛陽。

攤破浣溪沙

峽中

陣雨檣風急，峽寒。高江懸壁作巖關。還是神堯舊家水，殿圖間。  
破廟秋僧祠蜀國，孤城春日閉雲安。猿嘯天哀多杜宇，萬重山。

蘭陵王 懷往

秋江急。江上垂蘿映碧。纔凝想，人去舊京，執手修門是輕別。  
青春照去席。還惜。芳華漫竭。縈紅地，飄臆十年，未是蓉減初  
日。酸風但淒切。記客散深燈，花冷長笛。高樓曾共哀時  
集。尋萼綠香海，太湖明漪，相思千里未咫尺。爲君問明月。  
銷歇。向春雪。漸詞語煙零，才思冰裂。微心耿耿猶家國。只  
夢落無據，獨親行跡。天涯芳草，伴故柳，幾挽疊。

齊天樂

陳家慶

水雲隔斷花南北，林颺漸看天晚。萍末流香，鷗波穩夢，好把荷

衣輕剪。銀屏月掩，正煙冷蘭缸，涼生湘簟。漫託微吟，楚騷清怨入詩卷。蘅皋難問舊事，流塵驚歲月，幽懷何限。竹外吹簫，酒邊說劍，空使秋心宛轉。良宵意遠，待嚼蕊調冰，玉盤初薦。觸起閑情，黛蛾愁更斂。

木蘭花

晚泊長江

泊長江晚霽，又煙水送歸舫。正風過潮平，雨收雲淡，日落山青。兩岸漁歌互唱，只聲聲柔櫓盪前汀。莫向波心弄影，魚龍驚起滄溟。扣舷我欲喚湘靈，難與賦娉婷。嘆笛裏關河，酒邊歲月，好夢誰醒！前朝故歡猶在，後庭花依舊隔江聽。遙指神京一髮，何人痛哭新亭！

陽關引

送陳璇珍北上

賀棨

塞草凝寒碧。漢水聲嗚咽。江亭唱徹從軍樂。征車偈。好春風楊柳，不用傷離別。望繡旂飄處，日色蕩如血。肯讓木蘭美，巾幗傑。易笄而弁戎裝整，英姿發。更盡一杯酒，聽我歌一闋。恁感懷家國，玉笛也吹裂。

金縷曲

依韻和草廬主人時值農曆端午滬雨初霽斜陽欲墜

劉彥翰

暮地烽烟起。歎年來登臨情緒，相知能幾！一樣繁華逢午月，無那人心碎矣！雨初霽雲天孤倚。指點殘陽沈海底，到明天，萬事從頭理！齊奮鬥，更堅壘！聞鷄起舞情無比。想當時「豺狼

肆毒

劉琨語

，毳羶千里！志復中原爭一着，是大英雄所以！敢誇

說胸懷相似！眼裏虜胡猶踐踏，血淋淋一葉傷心史！深媿者，腐儒耳！

曲  
錄

仙呂入雙調新水令

阿植

小樓岑寂，篝燈讀海客陳寧娜女士近製夢江南曲，其聲哀厲，孤愁若涕。兵間遐念，率爾和之，即用原韻。至數調聲聲，則媿所未知也。

【新水令】白門煙柳幾飄蕭，莽蒼蒼關河殘照。霜天風掠雁，廢壘陣盤鵬。字水滔滔，凝望上京渺。

【懶畫眉】王氣東南已潛銷，江上山青送六朝。烏衣巷口網蛛飄，四下飢鴟叫，野老吞聲社鼠驕。

【山坡羊】只說像巍巍蔣山陵廟，碧溶溶淮水蘭橈。亮晶晶湖後樓

桃，襯紅脣，豔逗傾城笑。偏這遭，一場春夢拋。蒼天死了，世事都顛倒。忍看那佔珠樓處處，任胡馬蕭蕭。招也麼邀，總淚向新亭掉。半也麼騷，却漫把滄桑弔。

【雁兒落帶得勝令】金粉地，長蓬蒿，思歇浦，哀危眺。龍華十里小桃嬌，年年是蜂忙蝶鬧。呀，暮生生，變洋場做狼巢，亂烘烘，問何時吳爲沼？翦淞波，成死島，有幾多的素心人，折破了鳳鸞交。心搖，可憐走上流亡道。難消，愁似廣陵上下潮。

【南僥僥令】西湖歌舞散，南部燕鶯逃。竟落得，海誇香雪非吾土，城擁綠楊一炬焦。

【沽美酒帶太平令】歎興亡，若夢蕉，歎興亡，若夢蕉，指名城，滿腥臊，便華屋山丘枉自勞。兵火裏，命根兒似輕塵棲弱草，眼

睜睜亂堆疊的餓殍，響轟轟的鋼車大礮。痛煞煞是牆傾柱倒，俺呵，想明朝，宋朝，千古魂消。吓，講甚麼青山不老！

【川撥棹】今日呵，劫火頻燒，避倭都說蠶叢好。縱人人寄鶻，要中興重造。拚頭顱，恢復那輿圖藁。

【鴛鴦煞】登臨蜀客心如擣，算惟有，倚欄顧影相憑弔。我對殘山，傷賸水，首頻搔；夢不見那，好江南，閑風月，拾花翹。只眼底塵昏八表，斗酒臨風誦楚騷。填胸恨，咽江潮，更腸斷，一隊爭林的鴉鵲噪。

### 憶友

彭阜午

【越調鬪鶴鶻】縱轡郊原，泛舟水渚。窗下高歌，燈前絮語。逸比松蘭，神交李杜。那雅雋，那風度，昔日歡娛，今朝怎數。

【紫花兒序】路迢迢雲迷萬壑，思悠悠天各一方，盼殷殷雁遞雙魚。雖則差

狼烟滿地，兵火塞途。莫歛歛，千里迢迢一紙書。也足縮離情別

緒，總勝似夢斷瀟湘，有恨難舒！

【小桃紅】任蜀江滾滾竟東流，此意難分付。默默情懷更誰訴？看

晚霞收，杜鵑聲裏天將暮。縱漁樵唱晚，烟籠翠樹。細思量沒一處

環佳趣。

【調笑令】吁嗟！說什麼環佳趣，忍見中原虜未除。好河山便儘讓么魔小

醜如棋布，兀的不戰沙場血染征車。古來多少英雄成偉譽，魏殺我也徒

具微軀！

【煞尾】從今後離情別意休重叙！怎的管胆臥薪計殲強虜，到那時再同步

舊山川，暢飲松江浦。

暮歸

盧前

【正宮漢東山】雲開湖海闊，月上市人多。乘風趨前坡，晚涼也未哥。西邊一棹鼓滄波，擊楫歌，激以利，且婆婆。

送侃入山應試

【中呂紅繡鞋】積雨梯田綠漲，新秋天氣初涼。聚童生七百鶴年堂，呼名纔授卷，退處各彷徨。聽一聲鐘又響。

鑑止亭荷風動，當關函谷泥封。已三場試了且從容，癡狂兩父子，杖履涉林叢，聽潮音高洞涌。

江上書燈繁朗。山前穀米登場。喜生徒田父兩相羊，文章關世運，稼穡濟時荒，受江山閒供養。

受用朝雲暮靄，讀書何必高齋。讓風煙培養棟梁材，希文曾畫

粥，翁子慣挑柴，古賢風兒細揣。

送喜饒嘉措還拉薩

【越調天淨沙】靈襟早染風沙，詩心自媿蓮華，貝葉先裝駱馬。額  
非峯下，望中旗滿岡洼。

本師見贈之藏  
文詩句原意

旅思

鄒勉驥

【中呂喜春來】人人雁字秋來瘦，步步陽關客去愁。聲聲羌笛小梁  
州。人醉酒，斜日下高樓。

寫恨

【中呂喜春來】黃金臺那有英雄漢，白玉堂變成名利壇，紅塵道隨  
處鬼門關。看了些青白眼，向三徑幾時還。

# 新體詩錄

## 五馬歌

陶行知

祝新安旅行團三週紀念

### (一) 看一看

我們是一羣窮光蛋呀，要把眼睛兒打開看呀，在山上看，在水上看，在社會裏看看。看一看，中國有多少的寶藏？看一看，多少人沒衣穿呀？看一看，多少人吃不飽飯呀？你不信吧，三萬里路，跑回來呀，有這一本賬，越看越要幹，越看越要幹。

### (二) 想一想

我們是一羣窮光蛋呀，要把腦袋兒拿出來想

呀，對中國想想，對日本想想，對全世界想想。想一想，怎樣可以打勝仗？想一想，誰是愛國的大好老？想一想，誰是混賬的忘八蛋？你不信吧，三萬里路，跑回來呀，剖開腦袋看，越想越要幹，越想越要幹。

### (三) 玩一玩

我們是一羣窮光蛋呀，要把光陰兒騰出來玩呀，打個球兒玩玩，唱個歌兒玩玩，做個戲兒玩玩。玩一玩，可以免掉老古板；玩一玩，消除悶氣和麻煩；玩一玩，沒有餓都來玩。你不信吧，三萬里路，跑回來呀，個個是好漢，越玩越要幹，越玩越要幹。

(四) 談一談

我們是一羣窮光蛋呀，要把嘴兒張開來談呀，對國事談談，對世事談談，對小孩子談談。談一談，長了嘴巴有何用呀：談一談，也要吃飯也要談呀；談一談，空談瞎談不算談呀。你不信吧，三萬里路，跑回來呀，老老實實談，越談越要幹，越談越要幹。

(五) 幹一幹

我們是一羣窮光蛋呀，要把雙手兒拿出來幹呀，在城裏幹幹，在鄉下幹幹，在戰場上幹幹。幹一幹，大家的事大家幹；幹一幹，團結起來要真幹；幹一幹，只有漢奸才假幹。你不信吧，三萬里路，跑回來呀，保衛大中華，打倒小東洋，打倒小東洋。

# 失眠之夜

程景園

蟋蟀與絡繹，  
把一種淒怨的秋情，  
啼進了流浪人的心！

似乎了卻人類的喜怒哀樂的明月和星星，  
照遍了大地，  
也照過了碧天無垠；  
也瞧見了流浪人的故鄉——  
白晝見鬼，  
滿地血腥！

你！明月和星星！  
請回答我：  
你這默獸的臉色，  
是故意靜觀，還是存心不忍！

是要靜觀這流浪的人，  
會不會忘記這筆海樣深的「恨債」，  
不想討清？  
還是不忍一邊瞧着深夜不眠的流浪的人，  
一邊瞧着流浪人的恐怖的故鄉風景？

你：連氣都喘的神態，  
是不是含着無限悲憫而予人以同情？  
是不是極度的恐懼着這流浪的人，  
會從故鄉得到什麼音信？  
是不是這音信，  
更慘痛於蟋蟀與絡繹的秋夜的哀鳴，  
會把流浪人的心，  
擊成齏粉！

編餘瑣識

本輯因集稿時，參政會同人適各以近作或舊詩見示。遂有此特輯。參政會爲戰時民意機關，而詩爲心聲，於此可見大家心所欲言之語，亦戰時之文獻也。

新體詩錄在前卷末輯錄覃孝方先生稿，及本卷中黃任之先生諸作，實與其他刊物所載新體不同，願王創造詩體說者加以討論。

本刊近接讀者來函，有要求編者選錄詩話一類文字，並望多多指示作法，現已約定著者，著手寫作，將於第四卷起發表，特此預告。

民 族 詩 壇 第 三 卷 第 五 輯

每 月 一 輯

本 刊 價 目

零 售 每 冊 二 角

預 定 半 年 一 元

預 定 全 年 二 元

主 編 人 盧 翼 野

發 行 人 項 學 儒

印 行 者 獨 立 出 版 社

正 中 書 局 服 務 部

重 慶 中 一 路 二 八 〇 號

中 國 文 化 服 務 社

重 慶 磁 器 街 二 十 三 號

拔 提 書 店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八 年 九 月 出 版

中 華 郵 政 認 爲 新 聞 紙 類

通 信 處 重 慶 上 清 寺 陶 國 監 院 李 翹 轉